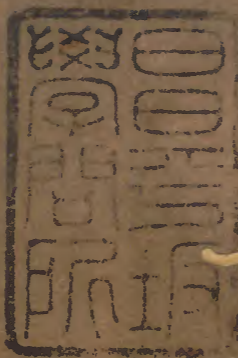


圖書編

五十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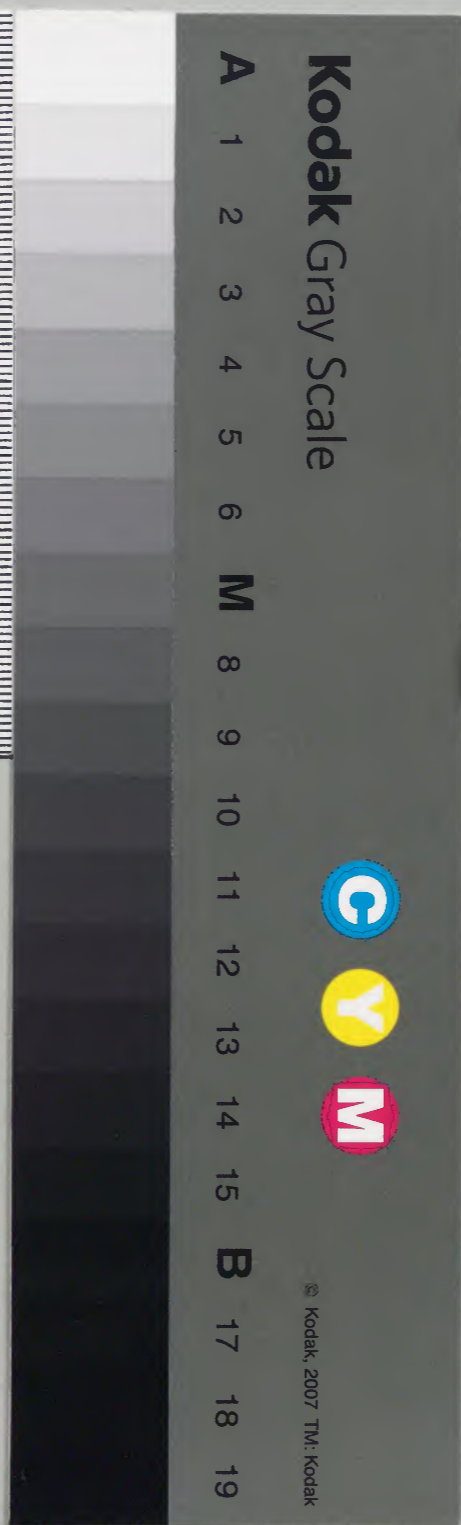


庫	文	閣	内
一五		三〇	漢
四函		三七	書
七架	六四	冊號	類

庫	文	閣	内
三六		三〇	漢
函		三七	書
二三	六四	冊號	類
架			

(九二カ)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37
冊數	64 ( 29 )
函號	366 8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圖書編卷之五十三

淺草文庫

黃河圖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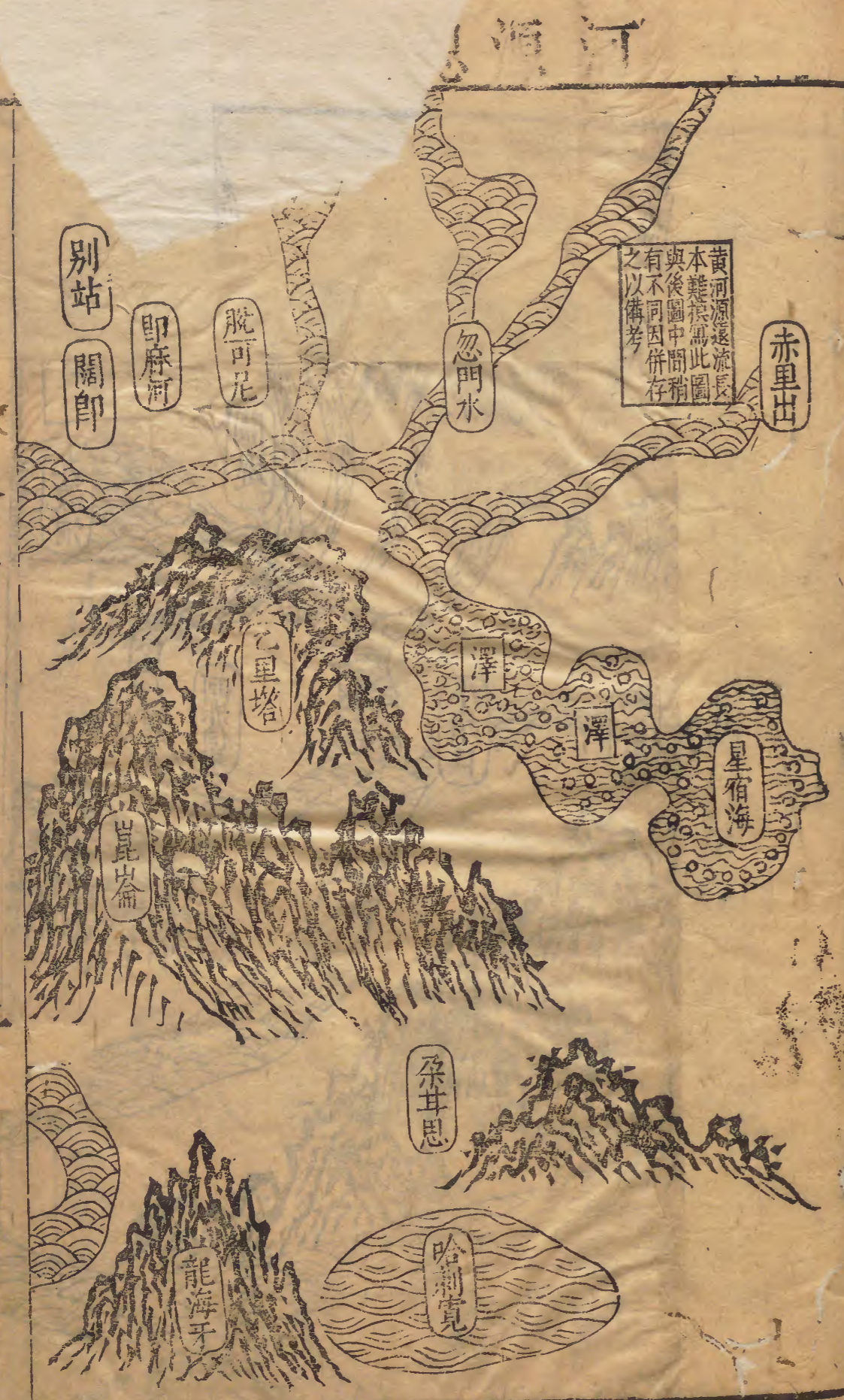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甫編

漢使張騫持節西域訪河源以為二水發葱嶺趨于閩  
滙崑澤伏流千里至積石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  
源傳之悶磨黎山世之論河源率皆本此莫知其非也  
至元始命都實為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之四越月而  
得其說如圖所載還具以聞其地闊闊出授其說翰林  
學士潘昂霄撰而臨州朱思本於八里吉思家得帝師  
所藏梵字圖書譯之與潘互有小異俱載元史黃河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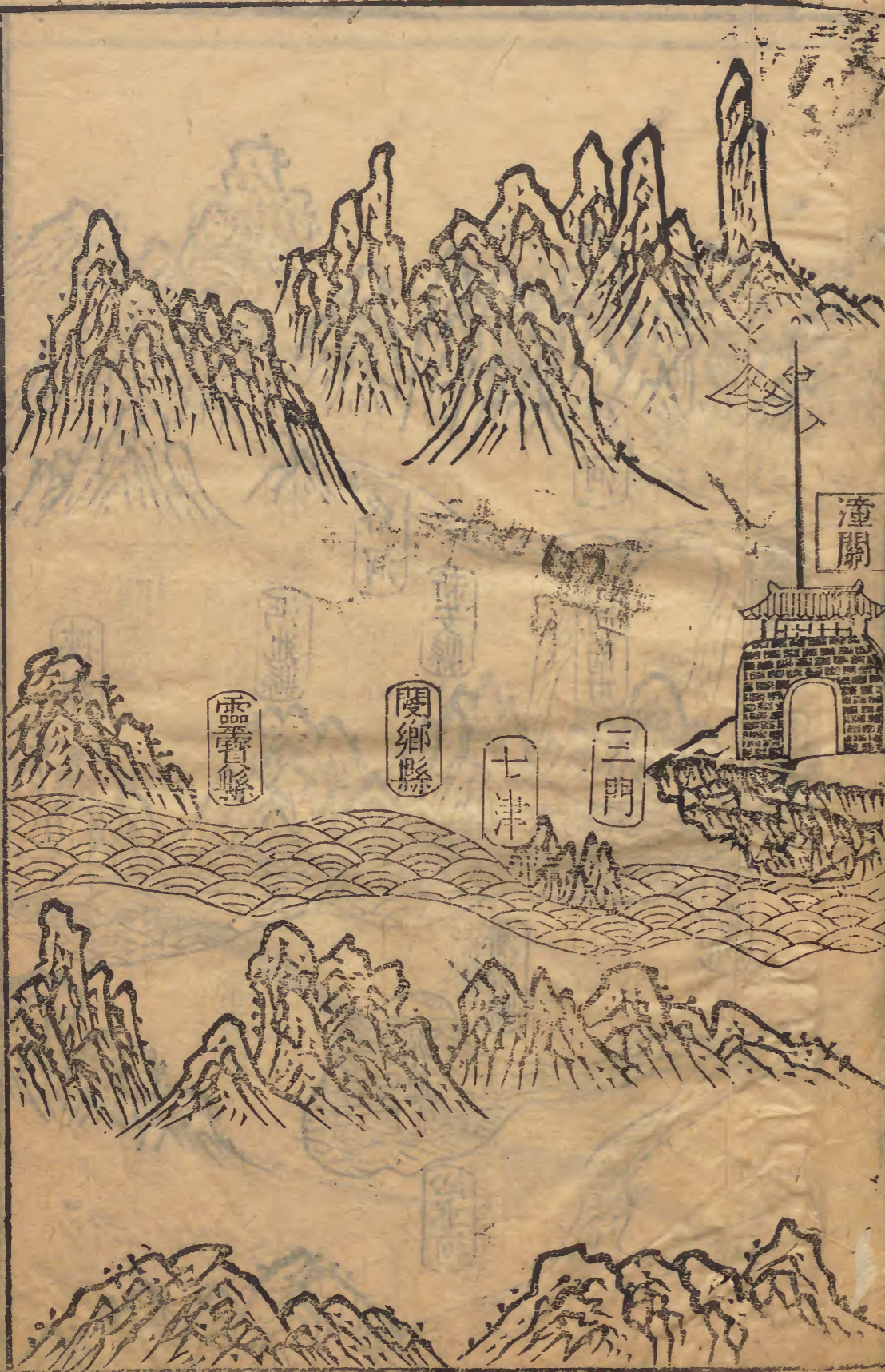
圖書編

卷五十三

東北流歷西番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  
 東北流過虜境凡二千五百餘里始轉河東又南流至  
 蒲州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屈曲九千餘里而張騫所  
 訪乃在其西萬里外皆為吐蕃遮隔不得假道故也世  
 之受蔽於外舍近求遠者何以異此朱思本姓名因河  
 源記始傳其為圖與所記山水道里不少差舛特存之  
 以代輶軒之對或言天下之山皆原於崑崙今觀之圖  
 豈足與辨未能實詣而徇傳聞不獨於山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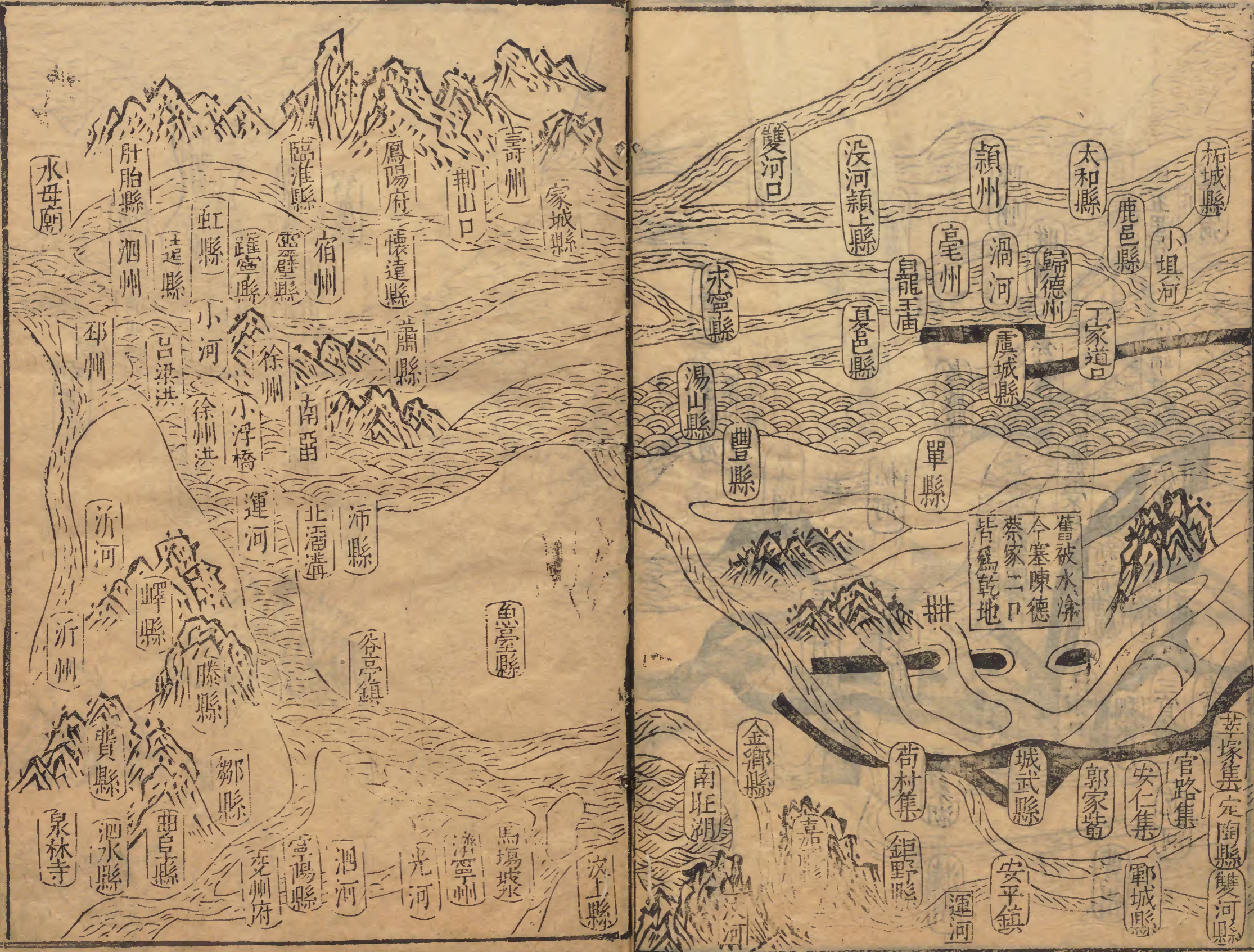












河南

卷五十三

六

水母廟

肝胎縣

泗州

虹縣

小浮橋

徐州

沂河

沂州

費縣

泗水縣

泉林寺

臨淮縣

靈璧縣

宿州

南甯

沛縣

滕縣

鄒縣

泗州府

泗河

鳳陽府

懷遠縣

蕭縣

北潘溝

谷亭鎮

魚臺縣

光河

濟寧州

汶上縣

壽州

家城縣

荆山口

馬場坡

汶上縣

汶上縣

汶上縣

汶上縣

汶上縣

雙河口

沒河

穎州

太和縣

鹿邑縣

小坦河

歸德州

丁家道口

虞城縣

亳州

渦河

龍王廟

夏邑縣

單縣

豐縣

湯山縣

單縣

單縣

金鄉縣

南旺湖

嘉加

金鄉縣

南旺湖

金鄉縣

南旺湖

金鄉縣

金鄉縣

荀村集

鉅野縣

安平鎮

城武縣

郭家嘴

安仁集

官路集

郭家嘴

郭家嘴

舊被水冲

今塞陳德

蔡家二口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舊被水冲

今塞陳德

蔡家二口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舊被水冲

今塞陳德

蔡家二口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舊被水冲

今塞陳德

蔡家二口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舊被水冲

今塞陳德

蔡家二口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舊被水冲

今塞陳德

蔡家二口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舊被水冲

今塞陳德

蔡家二口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舊被水冲

今塞陳德

蔡家二口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舊被水冲

今塞陳德

蔡家二口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舊被水冲

今塞陳德

蔡家二口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舊被水冲

今塞陳德

蔡家二口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舊被水冲

今塞陳德

蔡家二口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舊被水冲

今塞陳德

蔡家二口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舊被水冲

今塞陳德

蔡家二口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舊被水冲

今塞陳德

蔡家二口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舊被水冲

今塞陳德

蔡家二口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舊被水冲

今塞陳德

蔡家二口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舊被水冲

今塞陳德

蔡家二口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舊被水冲

今塞陳德

蔡家二口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舊被水冲

今塞陳德

蔡家二口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舊被水冲

今塞陳德

蔡家二口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舊被水冲

今塞陳德

蔡家二口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舊被水冲

今塞陳德

蔡家二口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舊被水冲

今塞陳德

蔡家二口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舊被水冲

今塞陳德

蔡家二口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舊被水冲

今塞陳德

蔡家二口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舊被水冲

今塞陳德

蔡家二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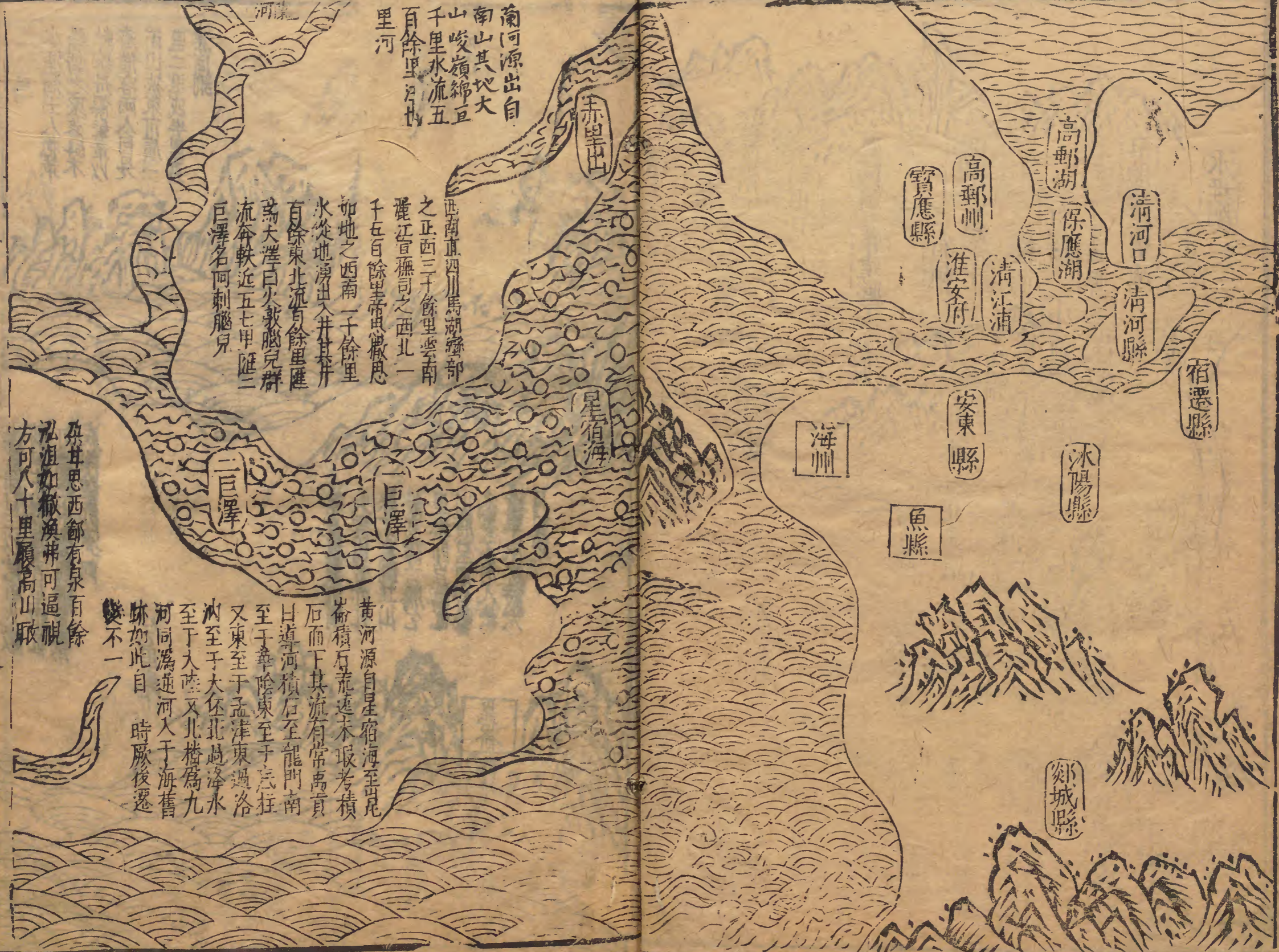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皆為乾地



# 黃河源流圖



黃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山峻嶺綿亘千里水流五百餘里入河

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官稱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里撒思如地之西南一千餘里水從地湧出入井其井有餘東北流有餘里匯為大澤曰少敦腦兒群流奔軼近五七甲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

其地思西節有泉百餘泓沮如撤渙弗可逼視方可八十里履高山取

黃河源自星宿海至崑崙積石荒遠未暇考積石而下其流有常禹貢曰導河積石至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孟津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瀉逆河入于海舊跡如此自時厥後遷變不一

圖

卷

八

國

卷

七

馬  
水渾濁土人抱革  
囊騎之聚落絳木  
幹家舟傳擊鞞以  
濟僅容兩人自是  
兩山狹束可廣一  
里二里或半里其  
深巨測

懷里火禿河  
源自南山正  
北偏西流八  
百餘里盡黃  
河合

懷里火禿河以故名火禿  
腦兒火禿譯言星宿也  
河源在中州迤邐東鶩  
成州統赤宿河

乞里塔

奈里塔東北有  
大雪山名亦耳  
麻不其刺其山  
最高譯言勝乞  
里塔即其巔也  
山腹至頂積雪  
冬夏不消人云  
逢年成水時六  
月見之

巴張無



關閣提地闊  
及關提二池  
相屬

亦耳麻下莫刺  
其山高峻非常  
麓綿亘五百餘  
里河隨山足東  
流

即麻哈地蓋地

哈刺別里赤兒  
回達之衝也多  
寇盜有官兵鎮  
之

納鄰哈刺譯言  
細黃河自白狗  
嶺之北流五百

與亦西  
入思河  
源自鉄  
嶺之北  
正北流  
之黃河

崑崙迤西人少  
山多南山皆不  
不穹嶺水溢散  
漫獸有髦牛野  
馬獅羊之類其山  
東並高地益漸下  
岸漸狹隘有狐可  
躍而越之處  
乞兒馬求合  
流入河源  
威茂喇





又一百餘里于洮河合洮河源出羊擲山  
 一百里過路白城銀川站與黃水浩疊河合浩疊河源出丹州

又北土橋站積石州來羌城鄂爾米站界都城凡五百餘里野龍河河西傾山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

黑水西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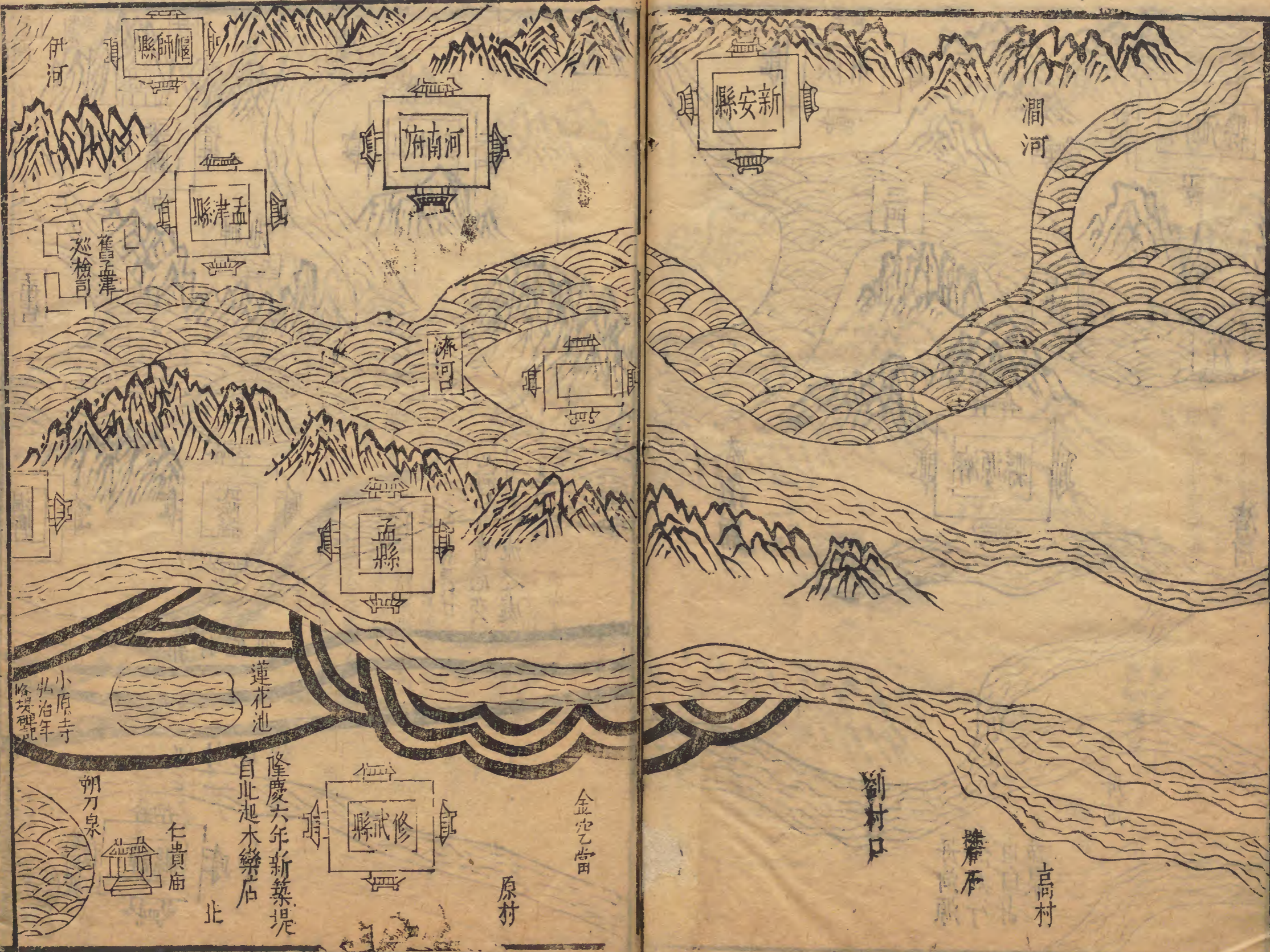
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自來西蓋子關乳山中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安府東流三百里入黃河

南流三百餘里與汾河合流汾河源自河東朔州之南亂山中西南流過晉寧路絳州又

正前流保德州又過臨州凡千餘里與延安河合西有綏德州南流陝西省綏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黃河合

流過達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凡七百餘里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漢陽嶺之南正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





圖書編

卷五十三

十三



正統十三年河決  
孫家渡全河從此  
南徙  
弘治二年河復決  
孫家渡更開累散

孫家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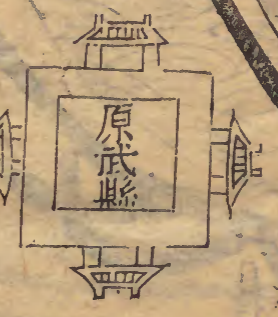
判官村

雲雲村

姚家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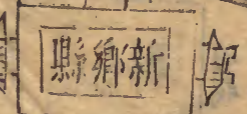
去河八里

脾沙河堤是隆慶元年正月  
水勢衝集着河打掃次年追  
河八里遠



黑牛山是平  
地因無高阜  
故名有大河  
神內一陽二  
縣輪祀先  
年此水雨  
此弘治  
李亥

西至原武  
縣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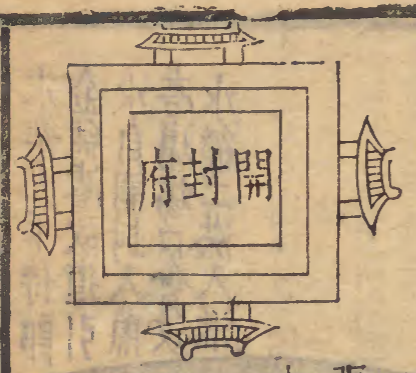


九村驛

運斗泉

原築埽壩共長六百六十  
丈西來河水直射南岸衝  
塌二千人家俱蕩折隆慶  
六年五月河水連坎泛漲  
侍郎萬委同知張培捲至  
十七日水向北徙二里許

劉獸警口  
西陶家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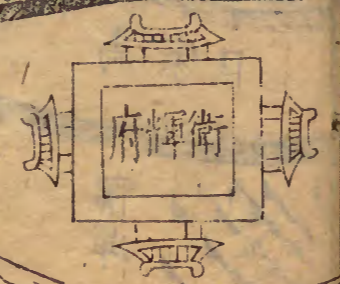
張家灣  
時和驛

去河三里



于家店水缺壩  
灣通堤集第五  
段創築月堤二  
道長三十丈根  
潤三丈

于家店



折竟池



永樂九年侍郎  
金純濬故道引  
水自開封入魚  
臺場場口會汝  
水經二洪入淮

隆慶六年新築堤

弘治二年  
河決金龍  
口衝張秋

陳橋集口  
祥符界

封丘縣

加幫三百  
丈門巡檢  
司

下埽七處共七段議定  
四百四十九埽弘治甲  
寅年由此決板在集過  
張秋嘉靖二十四年  
決一次築塞

馬家口

胙城縣

龍潭

龍潭

菑廟店

回回塞

禹王廟  
銅瓦箱

劉江家前水勢向東  
北掃灣甚今已下掃  
堵塞

朱家庄去河五  
十里

隆慶六年新築堤  
嘉靖十三年河復決趙皮  
寨入淮本年忽自西南夏  
巨縣天丘四村等集衝數  
口轉向東北流經蕭縣仍  
出徐州小浮橋下濟二洪  
趙皮寨不久亦塞

趙皮寨  
嘉靖七  
年開趙  
皮寨白  
河帶分  
殺水勢

見已下  
一百一  
十七埽

長垣縣

東明縣界

嘉靖十九年河決  
野鷄岡由過入淮  
二洪告涸閭浚李  
景高口支河引水  
出徐濟洪閼二年  
亦淤

李景高口嘉靖十九年  
二洪涸開此口濟洪次  
年淤  
儀封縣東北獲城堤起  
至石家樓上計長五十  
八里



壩長一百九十三丈  
水勢湧烈下掃三十  
五里去縷水堤一里  
半或二三里不等  
隆慶六年築堤增坦

黃陵崗  
儀封縣  
家樓  
考城縣集  
九九口

隆慶六年新築  
堤  
本縣獲城堤起  
至寧海桃園集  
東舊堤頭止計  
長四十三里二  
百四十步



考城縣  
注家集起至  
本縣西獲城  
堤止計長十  
七里二百二  
家莊  
四十步

張秋故道歲納蓮  
藕蘆柴銀兩

桃園集

桃園舊堤頭至陳家地止計長十四里

陳家地至商丘縣小堤集東胡世清地北長四十四里

陳隆口

隆慶三年閏六月二十九日黑羊山帶

波水决開合築月堤見由

本口出黃河决口百丈去

河不足五十步其為險

全家

黑羊山披水頓續為壘每年是山東鄉民開塞

武家堤

武家堤隆慶六年水勢洶湧掃灣今下等防禦

李家廠

順孝口

李家庄

崔家堤

大王廟

曹縣界

樊堤

王調口

鄭家口

鄭家口

崔家口

崔家口

王家口

新集

黃河故道

梁靖口

底家口

有掃處長八丈

裏河堤三里

牛市屯

馮家廠

娘娘廟

王家廠

月堤

隆慶五年四月沙起於夏家前郭家入河長十里

劉溝

楊頭堤

瓦橋口

遙月堤

嘉靖二十六年河决曹縣衝谷亭運道無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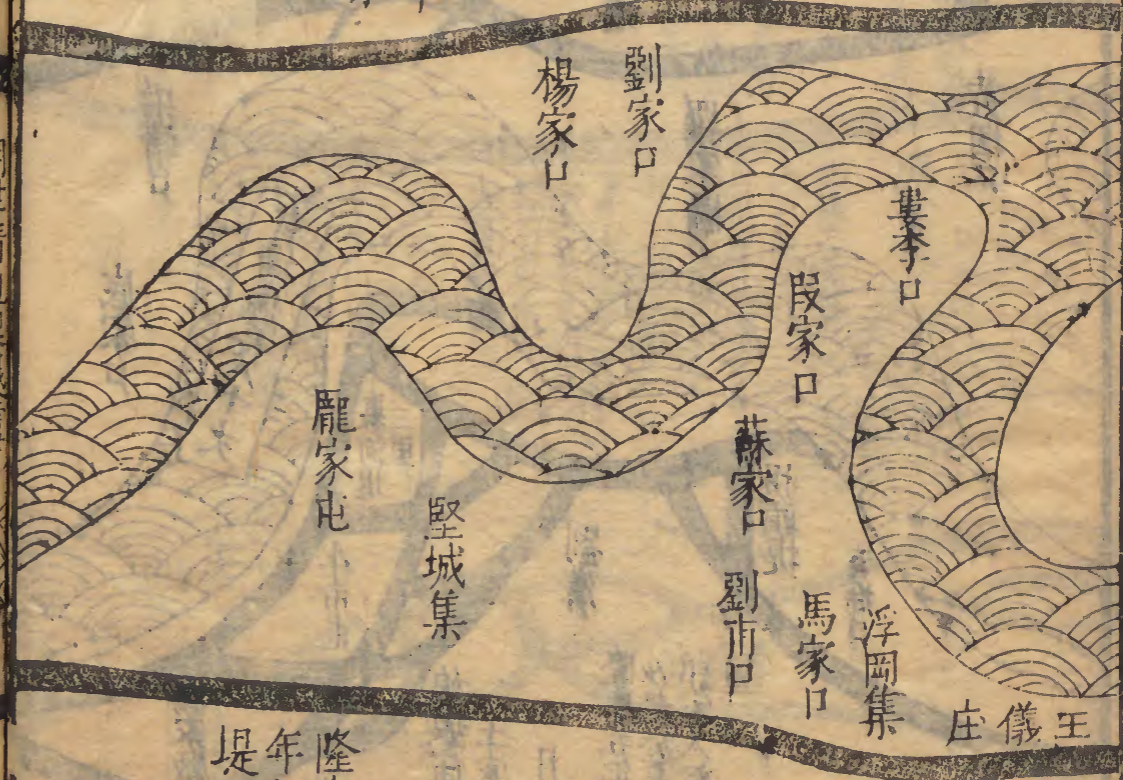
孔宣庄月堤

正德七年築北大堤自魏家灣起至雙烟集止長八十里後又接築三十里

武城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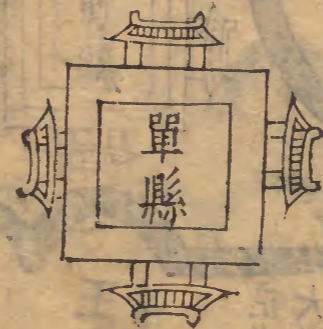


决曹縣楊家口奔流沛縣  
隆慶六年新築縷冰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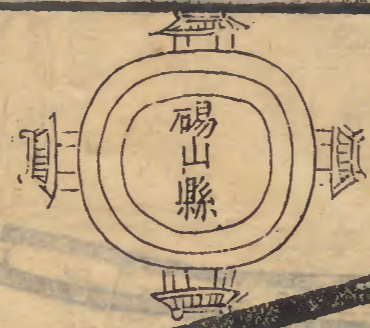


隆慶六年新築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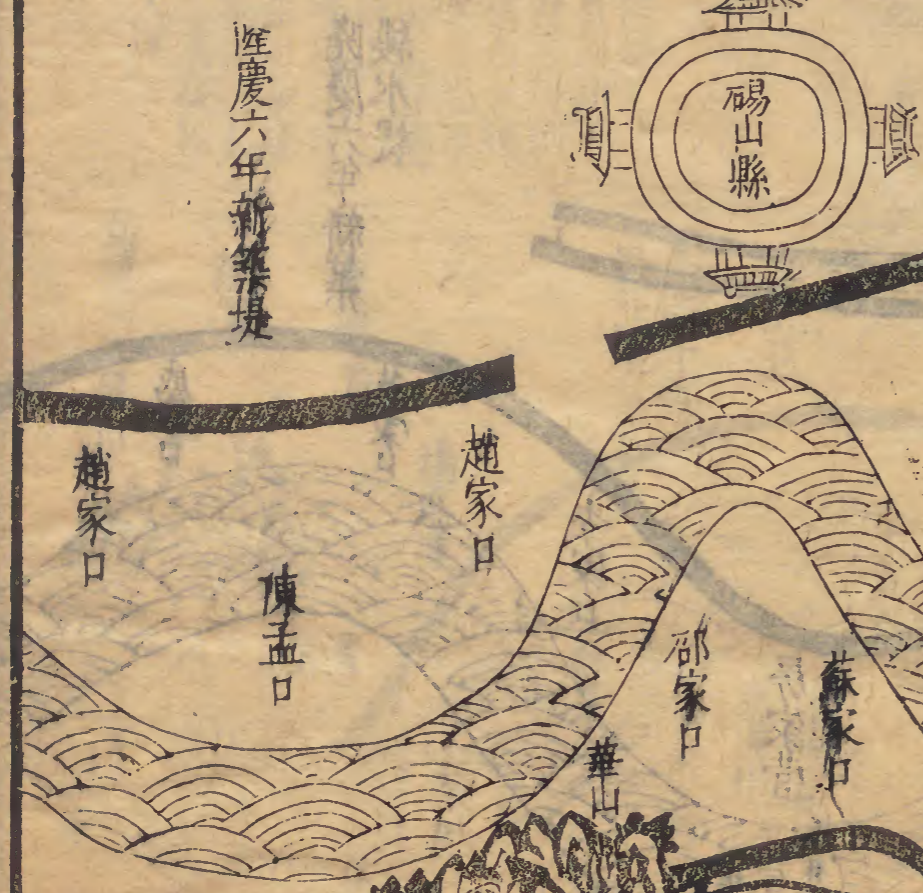
南是堤 雙壩  
嘉靖三十二年七月河趨東北段家口分六股大溜溝小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俱由運河至徐入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堅城集下郭貫樓散五小股龍溝母海梁樓溝胡店溝亦從小浮橋入洪三十八年至四十年河行秦溝勢得分瀉故無淤塞之患



碭山西界



胡世清地起越虞城至碭山縣西界長七十里一百四十步



隆慶六年新築堤



嘉靖四十五年黃河復決沛縣二三等鋪衝連河亦由胡陵城入湖厥本年九月馬家橋堤城隙水始南趨秦溝至沛縣斷流

嘉靖六年河決曹縣城武等縣楊家口梁靖口吳士舉等處衝入雞鳴臺嘉靖九年河由單縣侯家林決塌場口衝谷亭十一年十二年水俱不去至十三年廟迫淤塞



隆慶六年新築  
縷水堤



隆慶六年  
新築縷水  
堤

窯子頭

正德六年河決沛縣飛雲橋入澤嘉靖  
八年飛雲橋水北徙魚臺各亭舟行開  
面

嘉靖四十四年七月黃河水異常  
郭首樓淤平全河逆行泛濫自沙  
河至徐州全河俱入北股至曹縣  
常林集以下向北分二股南一股  
遶沛縣戚山楊家集入秦溝北至  
徐北一股遶豐縣華山向東北由  
三教堂出飛雲橋分十三股或橫  
截或逆流汪洋入運河至胡陵城  
口散漫湖波達徐

聚家樓  
隆慶六年新築

隆慶六年  
自河南祥  
符縣起創  
築南岸縷  
水長堤至  
南直隸碭  
山止  
隆慶元年  
正月河南  
衝濁河鷄  
瓜溝從徐  
入洪



隆慶六年直隸修武縣  
起至河南山東南直隸  
大港堤止築縷水長堤  
水長總長二千餘里



尖龍山

九里溝

胡店溝  
楊氏溝

九里山

小浮橋

兵備道  
工分司  
徐州

戶部分司  
隆慶六年新築堤

東岸驛

莫直

徐州洪

徐洪分  
同半里  
北至

彭城驛  
北至

子房山

呂梁洪

隆慶六年創築徐口  
起至宿遷縣止兩岸  
堤各長三百七十里  
又徐州北至茶城築  
兩岸堤各長三十里



隆慶六年七月  
睢寧縣曲頭等水兩分  
閃運道百里淤重諸船  
九百餘隻次年開復

白浪淺

房家口壩  
王家口壩

張擺渡

馬家淺

曲頭集

清陽十里至

曹家口  
塘池

油房口  
新安集運運所  
二十里至

陸家灣

澆棧橋

呂梁分司  
二十里北

嘉靖三十二年河  
決房村本年新築  
淤平

成子河







淮河  
二十五里  
清江浦口

一里至新庄開  
五里至福興開  
二里至清江開  
五里至移風開  
板開三里北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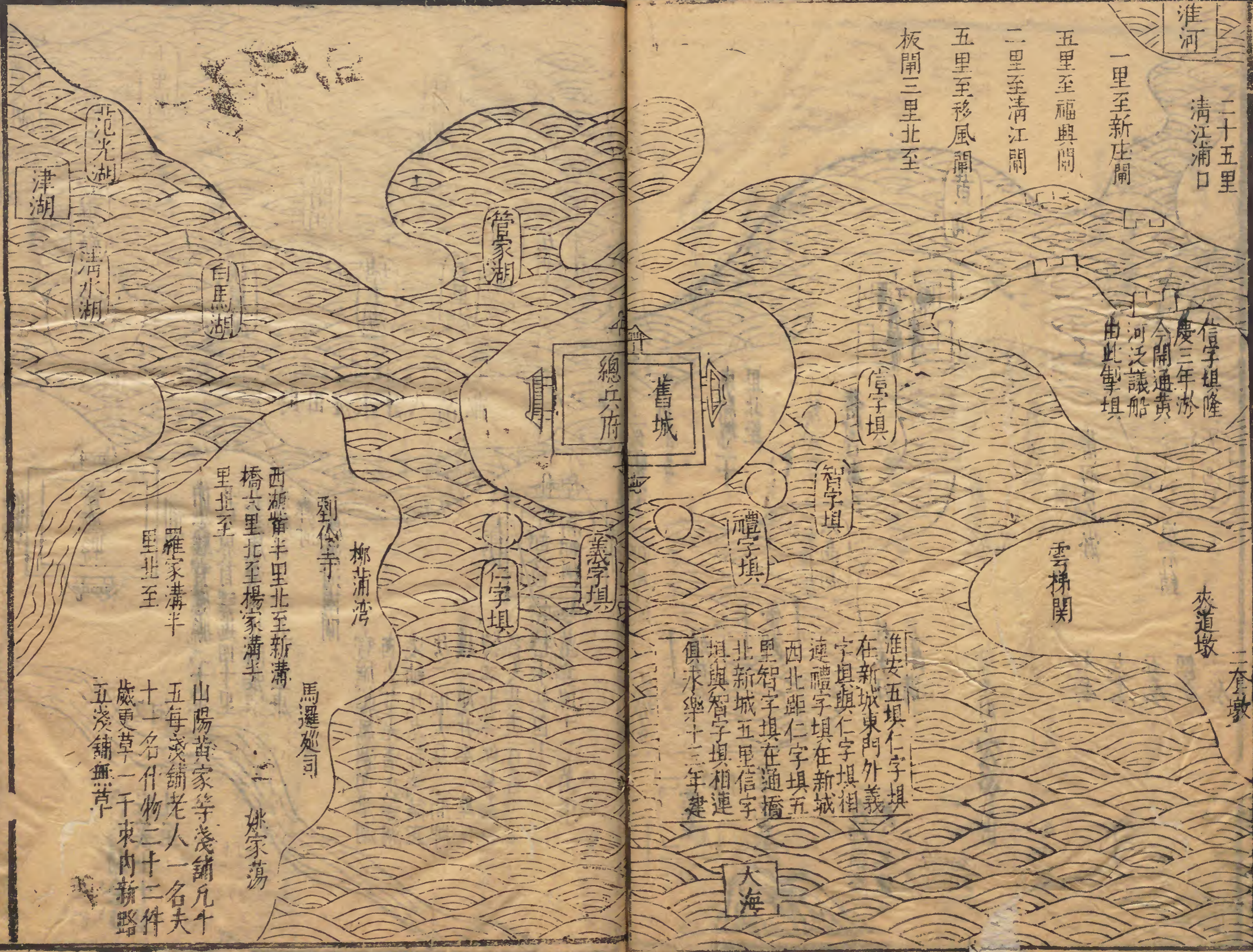
信字堤隆  
慶三年淤  
今開通黃  
河泛議船  
由此掣堤

夾道墩  
二套墩

雲梯關

淮安五堤仁字堤  
在新城東門外義  
字堤與仁字堤相  
連禮字堤在新城  
西北距仁字堤五  
里智字堤在通橋  
北新城五里信字  
堤與智字堤相連  
俱永樂十三年建

大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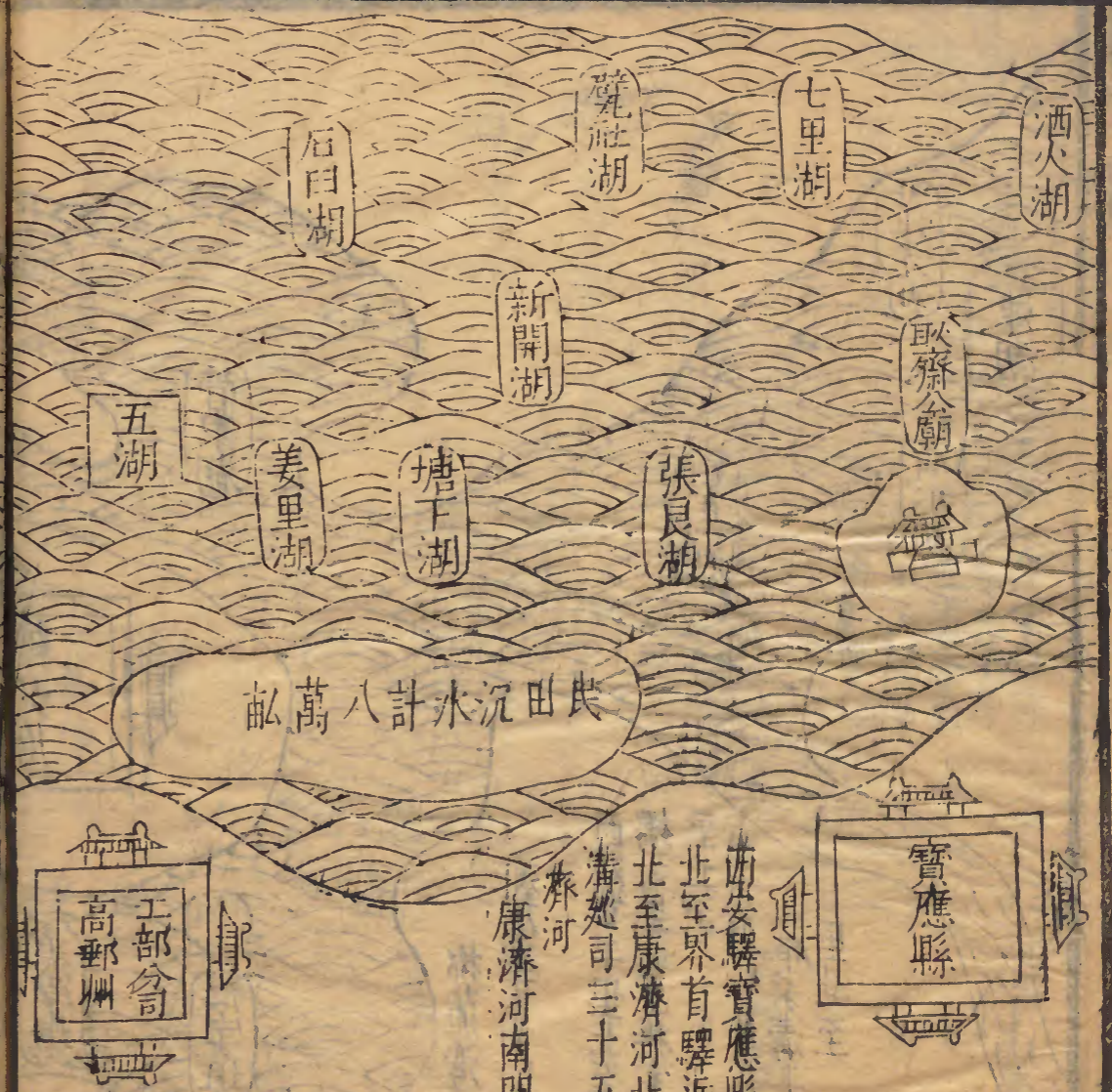


山陽黃家等淺舖凡十  
五每淺舖老人一名夫  
十一名什物二十二件  
歲更草一千束內新路  
五淺舖無草

西湖半里北至新溝  
橋六里北至楊家溝半  
里北至  
羅家溝半  
里北至

姚家蕩

馬邏巡司



運鹽河在揚州府江都縣隋  
仁壽四年開以通漕運其側  
有茱萸村故名茱萸灣自灣  
頭起東至泰州界斗門舖十  
七里有支河昌泰河通海運  
子江以便浙江等運船

高郵州屬湖十五安珠湖五湖美  
石臼塘下簷社新開七里張良湖  
淺舖每淺舖正房二間火房二間  
樓一座井亭一座什物二十一條  
人一名夫四十一名歲辦椿木四百  
根草四萬束

寶應縣屬湖四津湖  
酒火范光清水等湖  
淺舖凡九每淺舖正  
房三間火房三間牌  
樓一座井亭一座什  
物二十一條老人一  
名夫共四百名歲辦  
椿木共四十八百根  
草共四十三萬束

白馬湖金口  
安義七十里  
北至



儀真縣屬堤閘六塘一淺舖三每淺舖正  
房三間公房二間牌樓一座井亭二座旗  
鼓等項二十六件老人一名夫二十名  
歲辦椿木一百根草一萬束

廣濟驛江都  
廣二十里五至

關鈔

一堤在漕府西南半里過船二堤與一堤相  
連三堤在漕府西南一里過船四堤在漕府  
西二里過船五堤與四堤相連六堤即鹽堤  
在漕府西半里惟過鹽不過船七堤連六堤  
八堤連九堤即新堤在漕府半里十堤在漕  
府北半里許不過船舊堤十五座東港八座  
西港七座永樂五年置椿木廠於東港八堤  
遂廢正統二年復八堤九堤正統十四年復  
十堤疏九堤相連成化六年移第靠東一里  
許今官民舟由者日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五  
而六而七向西港過水不過舟日八日九下  
通舟十則實填也

朝宗上下開宣德七年建



儀真縣屬堤閘六塘一淺舖三每淺舖正  
房三間公房二間牌樓一座井亭二座旗  
鼓等項二十六件老人一名夫二十名  
歲辦椿木一百根草一萬束

洋子東水  
吊橋  
新建廣惠閘

陰慶六年題創  
建花園港通江  
閘二座開新河

東河關 里入河

新建通惠閘

瓜州  
北門  
東門  
南門  
西門  
運猪市  
瓜州巡檢司



河源元史

元命招討使都實窮黃河源都實受命行四閱月始  
 其地既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朶其思而都  
 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  
 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群  
 源奔轅近五七里匯為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  
 連屬成川號赤賓河又合亦里赤忽蘭也里木三河其  
 流寢大始名黃河又岐為八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  
 名騰乞里塔即崑崙也由崑崙南至闊即及闊提二地  
 始相屬又經哈利別里赤兒之地合細黃河及乞兒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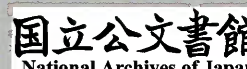
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  
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大自河發源至中國計  
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跡罕  
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蓋彼  
地有二折焉

黃河源流大約說

約河源倣經爲之辭曰河源于星宿海匯爲二澤流合  
三水岐爲九渡行二千餘里經崑崙山由山南又合二  
水北流折而西復過崑崙之北又轉而之東又北行二  
千餘里至于積石

河源辯 王鏊

客有問河源者王子曰是非予所及履也雖然予以爲  
必出於崑崙曰子何以知之曰予以理知之山與水同  
原天下之山起於崑崙天下之水出於崑崙無疑也曰  
子不聞乎晉元世祖欲窺河源遣使行四五千至吐  
蕃朶苾思西部有曰火敦腦兒者率言星宿海也有水  
百泓望之如列星此河源也踰崑崙二十餘日矣予曰  
西域之跡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  
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琨超遣  
掾其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



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高高五萬里外國圖云  
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  
云巴踰之何崑崙之近乎自晉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  
使所圖乃在西南何也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  
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爾雅云河出崑  
崙墟色白并千七百川色黃山海經云崑崙之丘河水  
出焉東南流注於杞天之水洋水出焉西南流注於醜  
塗之水黑水出焉西流注於大杵淮南子云崑崙之墟  
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  
雪山高五百由旬山頂有阿耨達池池東有恒伽河從  
象口出共五百河流入東海南有新穎河從牛口出  
五百河流入南海西有博叉河從馬口出共五百河流  
入西海北有斯施河從獅子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北海  
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出崑崙有五大源分流爲諸  
水洛書曰河自崑崙出重野逕積石爲中國之河張騫  
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塩澤塩  
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古書所記先後一轍豈  
皆不可信而元使獨可信乎曰爲其得之親見也曰古  
之至人夫獨非親見鑿空以欺後世乎釋氏生於天竺  
穆王宴於瑤池夫豈非親見乎而疑之也然則元使其

信乎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崑崙之墟  
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  
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爲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  
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覩也且天竺諸  
國有身熱頭痛之坂縣度之阨熱風夏雪毒龍惡鬼猛  
虎獅子之害元使亦嘗歷此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  
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  
有醴泉瑤池淮南子載崑崙之上有木禾珠光樹玉樹  
懸圃閼風十洲記謂弱水繞之上有金臺玉闕之類元  
使亦嘗覩此乎雖其神怪恍惚不可盡信而河源之出  
於是不可誣也近有佛圖調者謂鍾山西六百里有  
崑崙郭璞謂別自有小崑崙也則崑崙固非一乎曰崑崙  
之遠近不一然則河源惡乎定曰水經崑崙在西北河  
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闐之南山  
北流與葱嶺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  
下至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塩澤復行積石爲  
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  
目廢千古之論故爲之辯

河源總論

古今河源之說異禹貢云導河自積石未窮其源也漢

張騫云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葱嶺唐薛元鼎云得  
河源於崑崙之水赤黃黑青色以方異穆天子傳言陽  
紆之山河伯所居是爲河宗佛書言阿耨達山有大淵  
水卽崑崙也其山名往往不同者或古今變易或番漢  
異稱不然記者之妄耳按潘侍讀昂宵河源志今朝之  
究河源蓋得目觀非傳聞者也元太祖嘗征西夏過沙  
陀至黃河九渡九渡者在崑崙西南憲宗命皇弟旭烈  
征西域凡六年拓地四萬里而河源在域內矣至元庚  
辰世祖命臣都實往西域將城其地以通互市自河州  
行五千里抵河源及還圖城郭位置以聞上克以吐蕃  
都元帥領工徒以往使其弟闊闊出馳奏大臣沮之次  
年還河源在吐蕃西鄙有泉百餘竇地方七八十里而  
皆沮洳不勝人跡泉不可逼觀登其旁嶺下視竇歷歷  
如列星然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者漢言星宿也腦兒者  
海也星宿海合流而東匯爲二澤復合流始名黃河然  
猶清可涉河析爲九卽九渡也廣五七里下復合流漸  
遠水益渾土人抱革囊騎過之其聚落之處多編木爲  
舟以濟附以毛革中僅容二人又東則兩山峽束廣可  
一二里或半里深叵測矣崑崙腹頂皆雪盛夏不消河  
過其南距山麓僅五六十里又南爲四達之衝地多盜



常鎮以兵崑崙之西人民少山居其南山峻獸有旄牛  
 野馬狼狗獾羊之屬東則山益峻而地漸下若至狹或  
 狐可躡渡河至貴德州始有官治歷積石至河州東北  
 流歷蘭州鳴沙州應吉里州流正東自星宿海至漢地  
 河南北小水旁注者衆其山或草或石至積石始林木  
 暢茂世言河九曲而被地有二折云漢書言葱嶺河至蒲  
 昌海水湫流而出臨洮今洮水自南下非蒲昌也土人  
 言于閩葱嶺水下流散之沙磧則其湫流信然其復出  
 者莫知矣或又云黃河與天通又云崑崙去嵩高五萬  
 里風玄圖積瑤華蓋仙人所居皆妄也世多言河出  
 崑崙者蓋自積石而上望之若源於是矣而不知星宿  
 之源在崑崙之西北東流過山之南然後折而抵山之  
 東北其繞山之三面瑛瑛焉實非源於是山也然凡水  
 者山之血脈也山高而廣則其水必衆而鉅崑崙至高  
 廣者也而謂無一水源於其間邪其不言之者蓋欲破  
 晉之謬著今之奇故畧之爾

黃河九曲

黃河九曲其說出河圖絳象今錄于此河導崑崙山名  
 地晉上為權勢星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名地契  
 上為鉅樓星二曲也邠南千里至積石山名地肩土為

別符星三曲也邠南千里入隴首間抵龍門首名地根  
上爲營石星四曲也南流千里抵龍首至卷重山名地  
咽上爲卷舌星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闕流山名地喉  
上爲樞星以運七政六曲也西距卷重山千里東至雒  
會名地神上爲紀星七曲也東流至太塚山名地宏上  
爲輔星八曲也東流過洛水千里至大陸名地臆上爲  
虛星九曲也元學士潘昂霄河源撰云黃河九折胡地有  
二折蓋乞兒馬出反必赤里也禹貢導河自積石以此  
參考之絳象河圖及河源志與禹貢一一皆合

### 黃河四大折

黃河自鹽澤西來暨達潼關其面勢所向凡四大折其  
與北狄分境或當北狄來路其初一折由積石而逕湟  
中則鄯蘭也是一折也及至靈州西南遂轉北而行凡  
千餘里北河西岸卽爲肅涼并沙四郡是又一折也迨  
其北流千里而進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  
北面正柱大河是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爲榆林北境固  
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北東兩面  
皆抵大河也自此而徃直至潼關皆是河南矣此又一  
折也

### 三門

三門集津在平陸縣治東六十里道由東西延至黃堽  
循河東下行十里至其處河南山脊峻下其尾屬於北  
山鑿山作三門以道河流南者爲鬼門中爲人門次北  
爲神門又次北及開元新開河又以中爲夜叉門北爲  
金門新開河爲公主河未詳其說也鬼門迫窄水勢極  
峻急人門水稍平緩直東可十五步中流有小山乃抵  
柱也東又十步其水潏迴謂之海眼深不可測神門最  
脩廣水安妥蓋唐宋漕運之道山崑上有閣道且牽泐  
石深尺許正南下五十步有石聳起側視若香爐然東  
又三十步一峰可高數丈不甚奇新開河南北廣約二  
丈其峰石如甃又如繩之取直者行百餘步與神門水  
合其南一峰壁立度二百尺許極奇秀石紋青黃相縹  
其巔多鵠鶴巢壘石爲爐形非飛舉者不可至不知其  
始或謂老君煉丹爐蓋神之也新開河左就崑石下刻  
宋金人題名并詩且刻翠陰禹功二崑稍東刻忠孝清  
慎四字字畫若顏魯公書者其南山上石巉然如鷗  
蹲者人號掛鼓石蓋禹門以節時齊力也自新開河東  
口涉水上山舊有開化寺今不存有小祠象龍神者前  
碑剝落不可摸不知何時立祠檐下二石其狀如碑無  
字上作三竅一碑蓋金元興定十二年脩禹廟之記也

禹門

禹門禹貢龍門也亦曰禹門渡云兩山石立河出其中廣不百步世謂禹鑿所謂三月魚上渡而爲龍也其東岸曰看鶴臺尤孤峭不可下瞰西爲梁山卽河梁也北曰建極宮道家祠神禹者也刻石十餘多元名臣文地極幽其間煙雲水石之聚蟲蛇罔象之居相傳桃花開時河水噴激聲震萬雷始異今也並河之東爲太史公墓前爲廟有晉永嘉中殷濟樹碑今皆圯於河徘徊良久作龍門之歌下山日晏道過子夏墓墓在新豐里新豐南曰通化里卽文中子講學處也

底柱

底柱在平陸縣東五十里大河自蒲津西來至是微折而南是柱正當轉曲之間在三門山之陽紫金駱駝二峰之西其形如柱植立中河今年內濱初公谷泉儲公約往觀之乃七月三日至平陸同劉虞州綠河北岍嶠嶇而東至其下登拜禹廟出先臨門蹈禾黍中迤邐南望彷彿窺其形狀但爲雙樹所蔽翳爾旣坐三公問底柱何在群指而未得予曰兩岸雙樹蔽翳而突兀祠前者是也乃自先臨門之磴而下東緣河滸至於懸崖去河咫尺倚崖而立南望底柱形狀峭拔與河中諸峰不

同時暴雨新落大河泛漲是柱頰偏西岬予又疑曰往河以謂之柱在中流邪虞州子曰河至秋闌冬後則東流倒于西岬而是柱正當中爾諸更欲前進求至其所而路益隘阨內濱子乃命繪人扶二吏往直至紫金峰東與柱相對而東岬山砢有古刺底柱二字及唐宋人銘詩繪人皆膽來以觀遂開尊河許之上內濱子浩然嘆曰斯河也自崑崙積石而來北過龍門東至底柱納水不啻萬流過山不啻千重雖崇嶺峻巘俱避左右無一能當之者獨此柱高不及數尋圍不及百丈乃巋然中流上撐昊天天下係厚地污濁不染波盪不去巨濤石而不磨乃人之一心本與乾坤相通或爲巧言所入或爲正議所拂遂移其正理變其常性乃不若此柱何耶

古河辯

朱文公九歌註曰禹治河至兖州分爲九道以殺其溢其間相去二百餘里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胡氏大記曰大陸澤北九河之地平延漫流易淤故禹多與之地使下流通曠齊桓擅一時之利適河行徒駭因以八河之地充樹藝立城邑下流始迫溢爲患按河過大陸趨海勢大土平遷徙不常自播爲九禹因而疏之非河獨行經流禹于旁近支

鑿以殺其溢也禹後歷三代至齊桓時千五百餘年矣  
 支流漸絕經流獨行亦理勢如此非齊桓冒曲防之禁  
 固塞九河實九河自為平陸可樹藝耳至定王五年河  
 遂南徙矜礫漢世漸決而南元帝永光中決于清河分  
 流入博州後又決于平原乃東入青齊二州之境遂由  
 漯川與濟並行入海宋紹熙以後乃南連大野并泗入  
 淮金初又改由渦近歲復由泗入淮河濁淮泗俱清清  
 淮勢大可以吞伏故下流無淤塞之患為汴宋之刻盤  
 屈平壤潰決如故自定王以來又千五百餘年河自北  
 而南徙千餘里今案桑田之地講求變遷之陵谷以盡  
 合古書難矣漢世去古未遠河堤都尉許昌言九河故

道謂徒駭在成平

今獻州樂壽縣景城鎮古有成平城

胡蘇在東光

今景州東

光縣東連滄州占有胡蘇亭

高津在鬲縣

德州有鬲縣城

曰太史曰馬頰曰

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曰簡曰絜曰鈎盤在東光  
 之南鬲縣之北斯言簡而近實後世圖志雖詳反見淆  
 亂嘗往來燕齊西道河間東履清滄熟訪九河故道蓋  
 晉北流衛漳注之今之御河漢初猶入河漢魏時名漳水隋唐以來名御河河既東  
 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歟宋會要神宗熙寧三年議開御河臣寮奏云可于恩州武城縣開約二十餘里入黃河北流故道下五股河詳此則御河入黃河北流故道無疑也踰漳而南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堤岸數重地

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澱

今日大梁五龍堂宋碑作大連疑即隋末群盜所據之二豆子鹵也西踰東光東至海此

非胡蘇河歟澱南至西無隸縣有餘里間有曰大河曰

沙河皆瀕古堤縣北地名八會口土人云因河會得名縣城南枕

無隸溝茲非簡潔等河歟無隸溝通海隋末廢塞唐薛元鼎開之百姓歌曰新河得

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晉日徒行今騁駟羨哉薛公德旁被凡此溝澱今皆為塩司堰塞平時猪水不通

纔遇霪雨水即潰溢故河間清滄之地常被水害無有寧歲吾友伯容爾都水嘗言撥丁可數塲醴課與山東

運司帶辨廢堰洩水則河間永無東無隸縣北有陷河

急矣執政無識竟沮之良可嘆夫閩數里西通隸東至海茲非所謂鈞盤河歟德州有濱盤河鎮

州北有士傷河西踰德隸東至海茲非鬲津河歟士傷

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謂鬲津無疑也所謂鬲津人云晉人戰

因傷賢人故云按水經漢安帝時刺縣賊畢豪等害寇平原縣令劉雄門下小吏所輔舟追至厭次津

敗為賊所擒輔求代雄豪縱講求九河皆無依據祖王橫之言引碣石為證謂九河

已淪于海按禹貢文北過泲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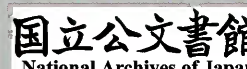
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大陸在邢趙深三州之地爾雅之

廣河澤也去海岸已數百里大陸又曰鉅鹿呂氏春秋曰鉅鹿之北遂分為九河

路史云九河始元城大名縣西三百有故瀆鄭大添謂大陸非趙地之廣河澤乃汲郡之吳澤也如此則又遠

之矣又東至海中始叙九河則大陸與九河相離千里如

是之遠而絕表志不合禹貢之文其不可信一也王橫



謂海溢出浸數百里而青交營平郡邑不聞有漂沒之處而獨浸九河其不可信二也今年原迤北清滄之間雖為樹藝城邑相望而地形河勢高隱曲折往往可尋但禹初為九厥後或三或五變遷多寡不同必欲按名而索故致後儒紛紛之論不得不辯

黃河流入中國

黃河源出西番星宿海貫山中出至西戎名細黃河繞崑崙至積石經陝西山西境界至河中潼關流經河南之閩鄉靈寶陝沔池新安濟源孟津孟華温汜水武陟河陰源武榮澤陽武中牟祥符尉氏陳留通許杞大康

睢寧陵歸德諸州縣至直隸毫縣馬丘村合馬勝河城

西北合渦河直隸懷遠縣之荆山谷淮其在孟津

西有楊家灘西北有維家灘杏園灘馬董灘築護民堤

三百十五丈永安堤一百二十丈以防漫流又有支流

一自祥符縣西南八角決入安家河一股從朱仙鎮開

店流經尉氏一股從三里岡劉岡流經通許北境居至

扶溝鐵佛寺合流經西華會沙河潁河入北湖又經商

水項城之南頰至直隸壽州西至正陽鎮合淮一節祥

符縣白墓予岡決入流經通許杞大康之馬廠集舊名

馬廠河又經柘城縣鹿邑東北境合渦河至毫縣北關



仍入本河合淮俱入海

黃河故道

古自陽武北新鄉西南入境東北經延津汲胙城至北直隸濬縣大伾山北入海即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至於大伾處至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海疑即禹之故河也周定王五年河徙則非禹之所穿漢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東南流經豐丘入北直隸長垣縣至山東東昌府濮州張秋入海五代至宋兩決鄭州及武東南陽武南流經豐丘于家店祥符金龍口陳橋北經蘭陽儀封入山東曹縣縣境分為二派其一東南流至徐州入泗其一東北流合會通河

國朝洪武七年至十八年二十四年陽武原武祥符凡四度滄沒護城堤又決陽武西南東南流經豐丘至通許分九道名九龍口又南經諸州入南直隸大和縣入淮正統十三年河溢仍循陽武故道直抵張秋入海

河源考

夏書禹貢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泲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州同爲逆河入于海

蔡傳曰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龍門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畧也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底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泲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自洛汭而上河行于山其地皆可考自大伾而下垠岸高于平地故決鬻流移水陸變遷而降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指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辯其故迹則猶可考也

程氏曰自洛汭以上山水名稱迹道古今如一自大伾以下不特水道難考雖名山舊嘗憑河者亦復不可究辨非山有徙移也河既變遷年世又遠人知新河之爲河不知舊山之不附新河輒並河求之安從而得舊山之真歟

西漢書張騫傳

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名河所出山崑崙云

西漢書西域志

西域中央有河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下一出于闐

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塩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

山海經

崑崙山縱橫萬里高萬一千去嵩山五萬里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其東北陬屈向東南流爲中國河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發源及中國大率常然東流潛行地下至規期山北流分爲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其河復合東注蒲昌海復潛行地下南

出積石山西南流又東迴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河合過安定北地郡北流過朔方郡西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流過上都河東郡西而出龍門汾水從東於北入河東卽龍門所在龍門未開河出孟門東大溢是謂洪水禹鑿龍門始南流至葦陰潼關與渭水合又東迴砥柱砥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今陝州東河北陝縣三縣界及洛陽孟津所在至鞏縣與洛水合成臯與濟水合濟水出河北至王屋山而南截河渡正對成臯又東北流過武德與沁水合至黎陽信都信都今冀州絳

水所在絳水亦曰潰水一日漳水鉅鹿之北遂分爲九  
 河鉅鹿今邢州大陸所在大陸澤名九河一日徒駭二  
 大史三馬頰四覆釜五湖蘇六簡七絜八鈎盤九鬲津  
 又合爲一河而入海齊桓公塞九河以廣田居故館陶  
 具丘廣川信都東光河間以東城池九河舊跡猶存漢  
 代河決金堤南北多罹其害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  
 穿之未知其所是以班固云自茲鉅漢以亡其八枝河  
 之故瀆自沙丘堰南分地出焉故尚書稱導河積石至  
 於龍門今絳州龍門縣界南至華陰北至於砥柱東  
 至於孟津在洛北都道所奏古今以爲津東過洛汭至  
 于大伾洛汭今鞏縣在河洛合流之所也大伾山今  
 水縣即故成臯也山舞成曰伾北過水至於大陸其絳  
 水今冀州信都大陸澤名今邢州鉅鹿又北播爲九河  
 同爲逆河入海是也同合出九河又合爲一名爲逆河  
 逆行也言海日有潮汐潮以迎河水

河決考

按河決之患三代已然漢文帝時河決酸棗今開封府延津縣  
 武帝而後則決于瓠子在大名府開州城有二十五里決于館陶今東昌府  
館陶縣分爲屯氏河即今衛河東北入海至元成時河始決東  
郡今東昌府分流於博州今聊城縣後又決平原今德州決渤海

今景州滄州 決清河 今廣平府清河縣 決信都 今真定

武定州皆是 及真定棗強縣是 冀州深 地皆東北並青冀之境以達于海自東漢歷魏晉隋唐

以及宋初並鮮河患迨宋仁宗至和間河始決大名神

宗熙寧始決於澶州曹林 今開州地 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

匯於梁山灤 在東平州西 分爲二派一入南清河入於匯 在

淮安清河縣即泗水下流發 一合北清河入於海 即濟

源泰安州經徐邳南流入淮 自兖州東北流經濟南府長清齊河濰 水故

陽武定蒲臺利津等州縣界入于海 黃河入淮自茲

濫觴矣舊黃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至我

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

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至壽州下陽鎮入于淮而

故道遂淤至是又決棗陽過開封城之西南而城北之

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隋唐以前河自河淮

自淮各自入海宋中葉以後河合於淮以趨海矣此古

今河道遷徙不同之大畧然前代河決不過壞民田廬

而已我

朝河決則慮併妨漕運而關繫國計故我

朝治河視前代爲尤急

治黃河議

黃河發源具載史傳今不敢煩瀆姑自寧夏爲始言之

自寧夏流至延綏山西兩界之間兩岸皆高山石麓黃

圖書編  
卷五十三  
四十四  
河流於其中並無衝決之患及過潼關一入河南之境  
兩岸無山地勢平衍土少沙多無所拘制而水縱其性  
兼之各處小水皆趨於河而河道漸廣矣方其在於洛  
陽河內之境必東之勢未嘗拂逆且地無高下之分水  
無傾瀉之勢河道雖大衝決罕聞及至入開封地界而  
必東之勢少折向南其性已拂逆矣况又接南北直隸  
山東地方地勢既有高下之殊而小水之入於河者愈  
多淤塞衝決之患自此始矣此黃河之大槩也今之論  
黃河者惟言其瀰漫之勢又以其遷徙不常而謂之神  
水遂以爲不可治此蓋以河視河而未嘗以理視河也  
夫以河視河則河大而難治以理視河則河易而可爲  
瀰漫之勢蓋因夏秋雨多而各處之水皆歸於河水多  
河小不能容納遂至瀰漫然亦不過旬日至於春冬則  
鮮矣是則瀰漫者不得已也水之變也豈其常性哉至  
於所謂神水者尤爲無據其故何耶蓋以黃河之水泥  
沙相半流之急則泥沙並行流之緩則泥沙停積而停  
積則淤之漸矣今日淤之明日淤之今歲淤之明歲淤  
之淤之既久則河高而不能行然水性就下必於其地  
勢之下者而趨焉趨之既久則岸面雖若堅固水行地  
下岸之根基已浸灌疎散而不可支矣及遇大雨時至

連旬不晴河水泛漲瀰漫浩蕩以不可支之岸基而遇此莫能禦之水勢傾刻奔潰一瀉千里遂成河道近日蘭陽縣父老謂黃河未徙之先數年城中井水已是黃水足爲證驗故人徒見一時之遷徙而不見累歲之浸灌乃以爲神無足怪也爲照河南山東及南北直隸臨河州縣所管地方多不過百里少則四五十里若使各該州縣各造船隻各置鐵扒并尖鐵鋤每遇淤淺卽用人夫在船扒濬若是土硬則用尖鋤使泥沙與水並行旣無淤塞之患自少衝決之虞用力甚少成功甚多且黃河水急湍而泥沙則又易起更有船隻則人夫不惟免涉水之苦而風雨可蔽宿食有所是脩河之智而寓愛民之仁推而言之其利甚博若夫瀰漫之勢殆不能免所可自盡者則在築堤防患不與水爭地耳

宋太祖曰夏后治水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以小防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神宗曰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以道治水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禹復生不過如此歐陽脩曰開河如放火又曰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文彥博曰河不出於東則出於西

利害一也今發夫脩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自古治河之說多矣若宋二帝之見二臣之言可爲百世法

黃河治法

今之治河者難於禹焉夫三代以上或都秦雍或都陳貢道皆溯黃河水擊數千里直達耳而江南之貢賦猶未入中國也且王畿自以公田之入足上供祭祀宴享軍國之需故餉道不經見禹特治河之患播大伾極九河至今天津入于海事畢矣彼一時也河利於北而不利於南徙今則餉事大半仰給江南而江南之舟泛長江歷揚淮而北非河以濟之則五百四十里當陸運耳京師若何故使水者必不可使北行由禹之故道必利之使由徐邳以救五百四十里餉道之缺是不徒去河之害而又欲資河之利者也不亦難乎若不爲餉道計而徒欲去河之害以復禹故道則從河南銅尾廂一決之使東趨東海則河南徐邳永絕河患是居高屋建瓴水也而可乎故九河故道必不可復者爲餉道也而非難復也

黃河由小浮橋會徐洪自小浮橋之上皆闡河也故汶水出高家閘與小浮橋大河會是汶與河交會在高家閘嘉靖末水北徙由秦溝則自小浮橋以上遂四十里



至茶城悉爲大河高閘沉河中不復見則汶與河交會  
在茶城矣

黃河自清河迄茶城五百四十里全河經徐邳則二洪  
平舟以不敗是黃河決堤之害有限而濟運之利無窮  
今惡其害也而欲去之河南是河南歲治黃河徐邳歲  
治運河滋多事耳今以五百四十里治運河即所以治  
黃河治黃河即所以治運河其功合一不亦便哉

黃河自宿遷而下河博而流迅治法宜縱之必勿隄宿  
遷而上河窄而流舒治法宜束之亟隄可也又徐邳水  
高而岸平泛溢之患在上宜築隄以制其上河南水正  
而岸高衝刷之患在下宜捲埽以制其下不知者河  
以隄治是滅趾崇頂者也徐邳以埽治是摩頂攤踵者  
也其失策均也

黃河上源支河一道自歸德飲馬池歷虞城夏邑永城  
宿州靈璧睢寧出宿州小河口弘治中侍郎白昂濬之  
一殺河勢一利商船今淤若河趨則因勢利導之而豐  
沛蕭碭徐邳之患紓矣

黃河爲中國患久矣神禹以來或言于三代或言于漢  
唐宋時固不同或言于秦晉或言于宋鄭徐淮地固不  
同今治河者動泥古說則以三代治河之法用之漢唐

宋可乎又以秦晉治河之法用之宋鄭徐淮可乎特以數事拘儒牢不可破者列于左

一多穿漕渠以殺水勢此漢人之言也特可言之秦晉峽中之河耳若入河南水匯土疎大穿則全河由渠而舊河淤小穿則水性不趨水過卽平陸耳夫水專則急分則緩河急則通緩則淤治正河可使分而緩之道之使淤哉今治河者第幸其合勢急如奔馬吾從而順其勢隄防之約束之範我馳驅以入于海淤安可得停淤不得停則河深河深則永不溢亦不舍其下而趨其高河乃不決故曰黃河合流 國家之福也

一我

朝之運不賴黃河此先臣之言也蓋欲黃河由禹故道而以爲山東汶水三分流入徐呂二洪爲可以濟運遂倡爲不賴黃河之說耳夫徐呂至清河入淮五百四十里嘉靖中河身直趨河南孫家渡趙皮寨或南會于淮或出小河口而二洪幾斷漕事大困則以失黃河之助也今欲不賴之而欲由禹故道則弱汶三分之一水會不足以濕徐呂二洪之沙是覆杯水于積灰之上者也焉能盪舟二洪而下經徐邳歷宿桃河身皆廣百餘丈皆深二丈有奇汶河勺水能流若是之遠乎能濟運否乎故

曰我朝之運半賴黃河也

一黃河北徙國家之利此先臣之言堪輿家之說也不知三代以上都冀州黃河若張弓然其時大江以南多未貢賦故山東之運東而至西秦之運西而至原不藉南運也若河南徙則東運既不便而黃河之水從大行而望之勢若反而挑王氣乃微方今貢賦全給于江南又都燕據上游以臨南服黃河南徙則萬艘渡長江穿淮揚入黃河而直達于閘河浮衛貫白河抵于京且王會萬國其便若是荷北徙則徐邳五百里之運道絕矣故曰黃河南徙國家之福也

一黃河不能復禹故道必使復河南故道此近臣之議也蓋懲徐邳連歲河患激而云然耳不知徐邳之患由邳河之淤又由先年河行房村口近年曲頭集口旁流既急而盛正流必緩而淤而徐邳之水患博矣然河患不在徐邳必在河南不在河南必在徐邳嘉靖以前河經河南河南大患九重拊膺百工蹙額思與河南圖一旦之命策力畢舉竟莫支吾而河南適有天幸河併行徐邳而後河南息二百年之大患居平土者僅二十餘年今若復河南之故道豈惟人力不勝即勝之是又之

徐邳之患於河南而又生二洪乾涸阻運之患也第隄  
徐邳三百里有奇河不泛濫而徐邳之患消故河由徐  
邳則民稍患而運利由河南則民與運兩患之姑毋論  
王土王民鄰國爲壑之大義也又况隄固水深卽碭徐  
之患直河秋一季耳利害豈不明甚故曰河南故道不  
必復也

一黃河清聖人生此史臣之言也彼蓋謂五百年王者  
興說也非河渠說也夫王者興非臣所當言而今拘儒  
每以黃河清爲上瑞誤哉夫黃河濁者常也清者變也  
欲其常濁而不清彼濁者蓋沙泥水急則滾沙泥晝夜  
不得停息而入于海而後黃河常深常通而不決清則  
二水澄水泥不復行不能入海徒積墊河身與岸耳夫  
身與岸耳河乃益弱欲衝泥沙則勢不得去欲入于海  
則滯不得疏飽悶偏迫然後擇下地一決以快其勢此  
豈待上智而後知哉夫河決矣餉道敗矣猶賀曰上瑞  
非迂則愚故河清則治河者當被髮纓冠而救之不爾  
憂方大耳故曰黃河清變也非常也災也非常也  
行水之法治有餘先下流治不足先上源  
國家餉道延袤幾三千里黃河之水每患其大盈有法  
以制其盈令不溢閘河之水每患其大縮有法以濟其

縮令不竭蓋有玄運存焉未可以言而盡也

瓜洲上曰通惠閘下曰廣惠閘青石市諸蘇州麻石市諸上元匣匠取諸夏鎮丁夫募諸江北經三月而後成排萬口而始定議百年而方興難矣哉

黃河若河南銅瓦廂陶家店練口判官村窰泥河榮花樹劉獸醫口若山東武家壩瓦埧口皆要害也以頭年下埽爲次年之防一年積料爲兩年之用則桑土早備陰雨無虞矣慎之哉

治黃河之淺者舊制列方舟數百如墻而以五齒爬杏葉杓疏底於乘急流衝去之效莫覩也上疏則下積此深則彼淤奈何以人力勝黃河哉虞城生員獻策爲言以人治河不若以河治河也夫河性急借其性而後其力則可淺可深治在吾掌耳法曰如欲深北則南其隄而北自深如欲深南則北其隄而南自深如欲中深則南北隄兩束之衝中堅焉而中自深此借其性而後其力也功當萬之於人又其始也假隄以使河之深其終也河深而任隄之毀余曰此深河之法也欲淺河以爲洲法若何曰反用之耳其法爲之固隄令漲可得而踰矣漲衝之不去而又踰其頂漲落則隄復漲急流使之別出而隄外水皆緩固隄之外悉淤爲洲矣余試之

爲茶城之洲爲徐邳之河無弗效者故曰以人治人以  
事處事以將選將以兵練兵

治兩河議

我國家漕河形勝誠天造地設而有所待者夫自通  
州以至儀真凡三千里而南旺分水適當其中南由閘  
抵徐州則會黃河至淮安入海而揚州湖水接之以達  
于江北由閘抵臨清則會衛河至天津入海而通州白  
沙接之以達於京南北地里之遠近既侔而水道之接  
濟亦類雖圖畫亦不能盡其妙誠天下河道第一形勝

哉

聖明億萬載無疆之業也每思兩河脩治大要不同竊謂

治運河者須治其源而河有體用源乃體也河其用也  
治黃河者惟治其流而水有常變小則常也大其變也  
治運河者濬泉導流不少懈墮則體立矣而又挑淺脩  
閘築壩治堤之類其用亦行河其少艱乎治黃河者於  
水之常遇有泥沙淤塞則用人夫駕船于水中以鐵扒  
并尖鐵鋤濬之使沙泥隨水而去夫淤塞既除則水得  
其道自無衝決之患更脩築堤岸以禦水之變或護城  
池或防耕種使民得遂其安養而免滄沒之虞則黃河  
之事可少濟矣今黃河三委一由蘭陽大名山東至蕭

縣出徐州一由寧陵夏邑宿州出宿遷一由亳州合渦  
 河會淮水出清河三委俱當疏濬通流以殺水勢第人  
 多狃于俗見惟以瀰漫之勢為言謂黃河為神水不可  
 治要在斷然行之耳若夫今日徐呂二洪則在用黃河  
 之水由蕭縣出者經小浮橋與閘河泉水合流共濟焉  
 是其於其要處致力如此

嘗考之元史其建國之始江南糧餉或自浙西涉江入  
 淮逆流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京師或自利

津河或開膠萊河入海

元建都於燕其漕運自海道浙東西之粟自浙入海江東西之

粟自江入海淮東西之粟自淮入海至元十九年始至  
 海運二十六年乃鑿渠起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至臨

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名曰會通河蓋汶水自古東北  
 入海而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則自元人  
 始也是時汶渠雖開而海運如故至我

朝永樂以來始用守臣之議大濬會通以便糧運於是江  
 淮一帶萬里通津尺寸之水盡為我

國家有矣頃者徐呂

呂梁徐州

二洪河流斷絕自淮以北不

可以舟楫漕重事急如湧泉是不可不為之重慮乎今之  
 漕渠北自海口南至漕河二千餘里其間不過汶泗諸  
 流而已必賴黃河之水自西入之而後漕運流通水利

深廣故曰黃河南徙國家之福運道之利也丘文莊亦  
曰江南賦貢之來必由濟博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  
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且  
移之國矣蓋言運道之利必資於河也然河勢播遷靡  
有定向今或自趙皮寨南向臺泗或復經流徐邳衝決  
乾涸不常又汶泉遇旱則微南旺以淤而狹此漕之害  
也爲今之計法在疏築而已河有故道徙有決口獨不  
可因其舊而爲之乎其或河流亢悍不可復回則計出  
於引沁矣沁之源出自綿山向嘗合流於徐而頃爲黃  
河所併要惟自武陟而上道濟源引沁歷曹州由舊分  
水處出水通閘以達於二洪可也或謂徐口二洪爲河  
南徙蓋嘗引沁矣沁流微弱不足以濟則如晉謝玄之  
樹柵立埭壅二岸之流以利漕宋人之開脩月河上下  
置堰增閘以時開閉此又計之不得已者也

漕河詳節

宋少保禮河南未寧人未樂初治會通河先是國朝都  
金陵餉道悉仰給于南江右湖廣之粟江而至兩浙吳  
會之粟浙河而至鳳泗之粟淮而至河南山東之粟黃  
河而至而金陵至舟楫之會而灌輸焉置餉道弗講亦  
樂中治北京上供百官六軍悉待哺于江南之稻梁



永樂初治海運運艘兩浙自浙入于海吳會自三江入于海湖廣江西自洋子江入于海淮北河南自河淮入于海山東各以濱海州縣入于海皆會直沽達于天津而懷慶衛輝以其舟順衛河入天津來會俱溯白河逆一於張家灣輸上都而舟溺亡筭計臣曰海道險不可運一乃令江南之運皆由高寶諸湖渡淮達黃河陸運百七十里入衛河指天津輸上都而車費筭計臣曰陸道費不可運少保乃請治會通故道顧元末鼎沸不暇治餉一事故道廢自汶上至臨清五百里悉爲平沙公乃究尉遲公之舊迹及元人之遺則自汶之上流唐元爲崖城一壩遏汶入洸河會泗水東南注濟寧濟寧今天井關對遲建也以天井之南注淮安以天井之北注天津而南旺地特登濟寧水上行終元之世第舟載上供數十石耳海運若故少保公患之適有戴村老人白其者獻策曰南旺地聳蓋分水焉第勿令汶南注洸河北傾坎河導使趨南旺南九十里流于天井北百八十里流於張秋樓船可濟也少保乃造梁窒汶之入洸者大壩戴村遏汶之入坎河者開新渠百十有餘里抵南旺而分注之九年道大通淺船約萬艘載約四百石糧約四百萬石浮閘從徐州至臨清幾九百里直涉虛然爲罷海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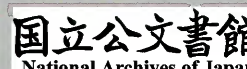
河成

坎河口者其運漕之橐鑰乎旱則止汶以濟漕勞衍則洩汶以全漕石灘天壤俱弊可也後來者時為橐時為鑰有權存焉酌而用之存乎人耳

諸閘漕以汶為主而以諸湖輔之若蜀山馬路南旺安山沙灣諸湖皆輔汶北流者也獨山微山昭陽呂孟諸湖皆輔汶南流者也顧汶水微于春夏之交而灌輸方盛湖水溢于夏秋之交而運事已峻要在節宣諸湖秋終則悉閉之以待運春終則漸發之以濟運則得之矣

閘河原屬人為河身博不踰六丈故水束而深唯自雷城以下往年為黃水所盪漕博至有數十丈者夫以半汶南流而鋪數十丈淺宜然今立小河之法於秋盡水落之候因勢創築縷水小隄以小漕身如平淺則兩旁夾縷之延袤以淺為度大都漕博止六丈隄高止五尺根四尺頂二丈攔以小椿草夏秋水漲則任其敗水落復脩每于夫日可小二三里漕立小則水立深浮舟俄頃耳此歲功也

夏春運盛之時正汶水微弱之候南北分流之則不足併流之則有餘特為番休之法如運舸淺於濟寧之間則閉南旺北閘令汶盡南流灌茶城逆舟屯于汶之上



源以待北決如運舸淺于東昌之間則閉南旺南閘令  
汶盡北流灌臨清此後汶全力者也萬曆元年始用此  
法漕大利

南旺脊水也閉諸北閘則南流閉諸南閘則北流水如  
人意者莫如汶故命之左則左灌濟寧命之右則右灌  
臨清萬曆元年臨清稍滯運余以尾入幫南旺閉之南  
閘令全汶趨臨清一日而出板閘者七百十日而出運  
艘六千有奇此所謂後水者也

漕河十月徵稅十一月兌運十二月開幫次年二月過  
淮三月四月過徐州洪入閘今之令萬全之策也黃河  
中河道助夫輓運以二旬而渡河則粒米皆大倉出矣  
閘漕與河接若河下而易傾則萃漕船塞閘河之口數  
重閘水爲船所扼不得急奔則停迴即深蓄一口率而  
上遞相爲塞障而擁水也命曰船隄是以船治船者也  
閘漕下流通河者必流一淺長數丈戒勿濬以蓄上流  
以一淺省多淺若去之與啓閘等而上流諸淺見矣此  
以淺治淺也

閘漕一里藉令舟漕可容九十艘舊制魚貫三十艘而  
過之余今之九十艘盈漕焉漕盈則水溢且上閘之水  
不得直遂也而善停蓄水可逆灌上閘矣每啓踰九十

艘閘人大駛此以漕治漕者也

白河天津至通州凡五十九淺夫以濬淺有隄夫築隄百八十年隄夫猶故也而以淺夫爲引舟夫者誤余爲之復舊制云

治漕有八因河之未泛而北運因河之未凍而南還因風之南北爲運期因河之順流爲運道因河安則脩隄以固本因河危則塞決以治標因冬春則沿隄以脩因夏秋則據隄以守是謂八因有三策四月方終舟悉入閘夏秋之際河復安流上策也運艘入閘

國計無虞黃水齧隄隨缺隨補中策也夏秋水發運舸渡河漕旣愆期河無全筭斯無策矣是謂三策

### 漕河事宜

竊惟今之語治河者其說有二主防運河者則以隄必亟築主順水性者則以隄必勿築臣以爲古之治河者求以去河之害而已縱其性而順下焉則無事矣勿築誠是也今則不惟去河之害而復欲資河之利萬一縱其性之所之如晉年河決張秋東注于海則今運道悉爲平陸雖欲勿築不可得也故禦盜必資夫城守禦河必藉夫隄防但河東趨則順其性而爲之東隄不可激之使西河南徙則順其性而爲之南隄不可障之使北

隄遠河則所匯者廣可使安流隄近河則所容者隘必致激搏尋常水漲隄有全功異常水災隄無勝筭此河隄之大較也河道流動譬之人身清河以下其尾閭也邳宿之間其水道也徐呂之間其肚腹也旁流既多正道自塞是以有邳河之淤水道既湮肚腹自漲是以有徐州之患故清河之流迅則邳宿之道自通而徐州之患自減此運河之大較也脩築長隄必賴夫力然白夫不如徭夫徭夫不如募夫白夫者州縣借派之夫未行則有幫貼安家之苦既行則有往返之勞在役則有支給飯食之費且騷百姓竭民事河臣所憂有大於河者徭夫者定編舖淺閘溜之夫相沿已久官民俱安募夫者雇募貧困之民損官而不擾民工作而寓賑濟民心既樂用力尤勤大率白夫除幫貼安家外官復給之飯食徭夫除編餼工食外官復給之犒賞皆有重複費用若募夫則每工給官銀四分始量力而分工終計工而受食應補給者補給應扣除者扣除但不失信即可子來故白夫不如徭夫徭夫不如募夫此徭夫之大較也

脩瓜州閘

議照瓜州爲運道咽喉而下江等總歲運漕儲貳百萬石咸必由之一向建設土壩凡江北之空船南兌必掣

壩以出江南之重船北運必盤壩以入運船有靠損之虞盤剝有脚價之費停泊江濱有風濤之患船隻輻輳有守候之苦諸臣累次建白該部累次題覆欲於花園港潯市等處建閘慎嚴啓閉俾運艘往來直達江滸委屬利便而竟格不得行者徒以本鎮壅斷之徒欲牟大利每假走洩水利爲辭查得儀真亦近大江國初亦設土壩後因車盤使弘治年間改建閘座迄今上江漕運便不可言且高寶諸湖之水歲以瀾漫決隄爲患未聞以走洩涸竭爲患也况國家之事未有全利而無害者惟舉其利多而害少者爲之今閘成之後漕舟通利若履平地一便盡免車盤船無靠損二便過風波無虞三便閘座既通高寶諸湖水有疏洩不致敗隄四便閘道通行商舶雲集市廛交易水陸必至五便夫愚民不可慮始

國計亟宜遠圖苟有利於漕儲少不利於百姓卽所謂利多而害少者尚爲之也而况官民俱便俱有利而無害者乎

議得防河旣如防虜則守隄當如守邊故有隄不守與無隄同守隄不密與無守同先年河南累被河患大爲隄防令數十年幸獲安堵者則防守嚴而備禦素也諺

云河決夜豈誠如漢人陰氣盛則河多決穿鑿附會云爾哉徒以人力晝則防而夜則懈故河不決於所防而決於所懈耳夫河南運道上源也猶然晝夜防守而後得數十年之安而况徐邳爲糧運正道旣多方以隄之可不多方以守之乎臣等同總督漕運都御史王宗沐巡按直隸御史王應吉僉運御史張憲翔巡鹽御史張守約備勘前隄聯絡卽以去年水漲爲準尚高五尺若使尋常水泛僅及隄根但令河安則沿堤以脩河危則據隄以守脩時卽守守時卽脩人力日加綿密隄防歲加高厚則徐邳運道似可久安夫千里之隄潰於蟻穴言貴守也

一議定期夫號令一則觀聽期期限嚴則心志定查得各邊事例以七月十五日上邊十月十五日下午邊期限定如四時號令堅如金石九邊聯屬萬里響應法至詳密也今守隄法制悉備宜照上邊事例行之查得黃河二月則有桃花水三月則有清明水四月則有麥黃水然小者瀰灘大亦平洋若遽議令上隄旣妨挑濬築塞之工又率民力於無所休息之地非計之得者也應以伏秋水至百川灌河之時爲候各夫悉以五月十五日上隄九月十五日下午隄其攜有室家不願下隄者聽夫在

隄者享完聚之安則上隄者得炊爨之便河即泛溢吾  
不患於無守即不泛溢亦不失其所以爲脩肆閱月間  
脩守兼施上下如法人力不困而功成工食不加而事  
集似爲長便

停開泃河

親詣該勘地方逐一踏勘先自徐沛呂梁邳州以至直  
河口次自直河周湖柳湖以至泃河口良城侯家灣彭  
河葛墟嶺馬家橋復自葛墟嶺以下一帶該挑河兩岸  
各六七里以至直河口往返數四左右旁求勘得地里  
東西相去計長二百五十餘里委比黃河長三百里者  
不惟可以避徐呂之險抑且得捷徑之利兼之中間原  
有河形間亦可舟楫淪連於周柳蛤鰻土山距山連汪  
呂孟等湖然障水築堤未盡不便雖橫射於十里泉黃  
河溝雙溝沂河營河成子諸河然打壩建閘未盡稱難  
創議渠漕誠爲有見但自馬家橋量至葛墟嶺相距三  
十里中間呂孟湖水週圍七十餘里接連微山湖赤山  
湖陡溝橋金溝泉關橋河玉花泉諸泉俱由薛河流入  
此湖其水停蓄潏洄終難注瀉以便築隄又據鄉民張  
世祿等呈稱夏秋水泛漲衝蕩激射勢甚洶湧可虞  
又勘得葛墟嶺與馬家橋河底相較原量高六丈一尺



或五丈二三尺不等今於嶺頂先次掘處迤西另挖一  
工自四月初七日起至十五日止前後共用過夫匠八  
百三十四工給過工食銀二十五兩二分掘開南北長  
一十五丈除兩斜坡實長六丈闊一丈八尺七寸深二  
丈四尺以下錐楔俱係礪石難掘果有泉水湧出且此  
嶺非係孤岡陡起實漫從遠處積高迤東量至曹兒莊  
天齊廟計長二十里俱屬高坡迥無河勢盡該鑿深四  
五丈不等且地脉相通礪沙無異今有原試二十餘井  
可照又自嶺西南馬山旁張莊湖邊利國驛郝家莊由  
中心溝亦可達曹兒莊南湖內河流計長三十餘里但  
道既迴遠地復瀆山雖有溝形中多斷續又自曹兒莊  
東踰大房嶺棗兒莊小房嶺萬家莊彭河頰家莊過臺  
兒莊至侯家灣共長六十餘里自棗兒莊以下俱有河  
形但兩岸寬窄不一河底深淺不等水流斷續不常其  
夾岸土石不爲赤礪之堅確難掘即係黑沙之散漫難  
築固已號稱不易然較之侯家灣良城之積石此猶土  
礪之易爲者若侯家灣至郭家林岔河口李家道口良  
城橋至馬蹄灣水靜溝抵加口橋共計長二十餘里水  
雖順流但侯家灣良城水靜溝岔河口等處間多大石  
皆橫亘河底巉巖河外試鑿數處寸斷惟艱隨於良城

圖書編

卷五十三

六十三

迤西南北兩岸各離五六十丈或百餘丈挑試三井俱  
長濶一丈或八九尺掘深方與河平輒遇大石不下又  
於侯家灣南并郭家林北亦共挑試三井各長一丈五  
六尺濶一丈三尺或八九尺不等掘深二丈三四尺不  
測與水平俱有大石截底自四月初一日起至初六日  
止前後六井共用過夫匠二百零四工給過工食銀六  
兩一錢二分意欲遵依移於六七里外另道開挖奈左  
右去山愈近則伏石愈多委難疏鑿又自泃口橋田譚  
家園瓦子埠齊家杲家嚴家宋家等莊以經直河口共  
計長一百三十餘里中曾諸湖固沙淤衝射之可虞者  
底鮮伏石無開疆鑿石之大苦用工濬築似亦成濬  
可虞者周柳二湖地勢卑窪取土獨難議者又欲開泃  
口由隅頭集以出直河共長九十餘里併力開挑或遠  
諸湖尚可慮者泃南一帶地勢直下停蓄不易是豈而  
輕議哉大約馬家橋水從此入者也其道有二一由葛  
墟嶺一由利國驛皆會曹兒莊而東然葛墟嶺止疆土  
猶未易鑿也矧利國驛林頭村之伏石乎直河口水從  
此出者也其道亦有二一由周柳湖一由隅頭集皆接  
泃口鎮上流然周柳湖隄岸尚不易築也矧泃口鎮隅  
頭集之開鑿乎縱利國驛隅頭集爲可開周柳湖葛墟

嶺爲可避至如中間良城侯家灣等處中阻伏石無從  
宛轉旁逼諸山莫可遷就卒難成功等因到司據此猶  
恐不的覆諒兩司會同各道逐一踏勘與各官大約相  
同會議得歷查黃河之徙決惟在沛縣飛雲橋以南邳  
州以北徐呂二洪上下之間今自馬家橋以至直河口  
開通運道不惟可避二洪之險實可暫免河決之患但  
葛嶼嶺良城侯家灣地形高者有徹水鑿石之艱呂孟  
周柳諸湖地勢汗者有運土築堤之苦群議畢集無容  
復贅且一興大工所費不貲卽今公私匱乏財用不敷  
在差賦日繁民力愈竭况西自葛嶼嶺東至臺兒莊約  
七十餘里南北相去約三十餘里俱係嶧縣地方連  
水潦居民逃徙十已六七職等驅馳竟日杳無人煙停  
訛缺之地卽欲興工動衆時勢委難合無候呈允日俯  
賜題覆停寢前工以紓民困庶財力不致徒費而地方  
得以少息矣

漕河合一

竊照漕運河道原屬一體今承大壞極弊救急補偏竭  
盡心思僅獲早運疲瘁精力始盡回空然倉皇之秋未  
暇酌議漕臣言漕河臣言河靡通條貫血脈未融夫言  
漕而不言河是進飲食而不理脾胃者也言河而不言

漕是理脾胃而不進飲食者也來年全運比之今年多糧一百萬石多船二十餘艘而又比今年少一開月此誠危急遲速之秋也若不早圖噬臍何及臣謹會同漕運都御史王宗沐酌議漕河合一事宜條爲四款開具上聞

濬淺縷堤

國家相傳治河之策不過濬淺以防淤塞築堤以防潰決舍此之外別無策矣然濬淺有二法有漕河黃河之淺有二水交會之淺濬漕黃者或逼水而衝或引水而避此以人力勝之者也乃濬二水交會之淺則不然如

黃水與閘水相會則在茶城與淮水相會則在清河茶城清河之淺無歲無之良以二水互爲勝負黃河水勝則壅沙而淤及其油也淮漕水勝則衝沙而通要之人力居二三而水力居其七八此濬淺之大槩也築堤亦有二法有截水之堤有縷水之堤截水之堤可間施於閘河而不可施於黃河蓋黃河負悍湍之性挾川潦之勢投之所向何堅不瑕乃欲以一堤當之此繇之所以方命而宋人之所以耗財也乃若縷水之堤則河自宋以來由淮達海我

朝資之爲運故於兩岸築隄者正不使其從旁潰溢始得

遂其潤下入海之性非若戰國之疆界彼此趙障之而入梁宋障之而入齊避害於國而委壑於鄰亦非若宋人之畿輔濱河河趨東則排之使西趨西則排之使東及其末李倡為回河之說乃欲以人力勝水性蓋皆拂之而非順之也魯禹之治水非任水之所之其決其疏其排其濬皆自人力治之特以順為治故日行所無事國家縷水長堤實存大禹遺智故百六七十年賴藉而不壞者以此要之可縷水而不可截水此築隄之大槩也

查得清河之淺每歲有之應照茶城行南河分司督同

管河通判帶領官夫器具遇黃河水漲落之時一挑河

潢導令淮水衝刷則雖遇漲而淤必遇落而通抑何妨於舟楫之利涉惟清江浦之水勢最弱而出口處所適與黃水相值比因聽許民船由閘往來不閉遂至沙淤而閘身卑矮水每溢過科臣所謂外水高閘座皆沒汪然巨浸盡成濁流蓋得於目擊者既有妨於運道復貽患於淮郡誠當議處至於海口訪自隆慶三年海嘯之後壅水倒灌低窪之地積滯難洩御史所謂河濼內出海潮逆流停蓄莫聚愈壅愈溢蓋亦得於目擊者今勘得前水亦已消涸居民云據今所見與二年之前迥異海中雖有沙灘離海口之二十餘里土人稱係古跡

亦無積石淺堵給事中謂不必加功不能加王二三蔽之矣

創復諸閘

惟善治者宜求其法於不贖謀國者當通其變於未窮此年黃河橫流運道艱阻朝臣拊髀而太息河臣蓬累而奔馳淮水之南棄焉不講蓋淮南之運道盡壞矣

祖宗之初制盡失矣非當事者故棄淮南也智窮於閘道力竭於黃河其不得不棄淮南者勢也臣以上年十一月浮河淮歷高寶諸湖以達于瓜儀遠覽遐思可爲流涕夫高寶諸湖周廻數百里西受天長七十餘河秋水

灌湖徒恃百里長堤若障之使無疏洩是潰隄也以故祖宗之法徧置數十小閘於長堤之間又爲之令曰但許深湖不許高堤故以淺船淺夫取河之於厚湖之隄夫閘多則水易落而隄堅濬勤則湖愈深而隄厚意至深遠也比年畏脩閘之勞每壞一閘即堙一閘歲月既久諸閘盡堙而長堤爲外障矣若畏濬淺之苦每湖淺一尺則加隄一尺歲月既久湖水擁起而高寶爲孟城矣循此安窮此豈可不爲寒心哉臣是以有復諸閘復淺船淺夫之議諸閘欲密欲狹欲平閘密則水疏亡脹悶之患狹則勢緩亡衝擊之虞平則湖溢耶水從上透湖

即涸耶闢底截任亡起閉之勞高寶興化諸州縣亡潰隄昏墊之苦此

祖宗之法所當議復者一也淮安清江浦河六十里先臣陳瑄濬至天妃祠東其口決而至於黃河運艘出天妃口入黃河穿清河半餉耳嗣緣黃河水漲則逆注入天妃口而清江浦多淤第天妃口可也議臣乃塞天妃口令淮水勿與黃水值而費十餘萬開新河創通濟閘以北接淮河其說曰接清流勿接濁流可不淤不知黃河非安流之水也伏秋盛發則西擁淮流數十里併灌新開河彼天妃口一黃水之淤耳今淮黃會於新開河口是二淤也夫防一淤生二淤又生淮黃交會之淺歲後丁夫千百隨濬水過隨合而又使運艘迂八里淺滯而始達於清河孰與出天妃口者便且利今年淮黃交會太淺運艘阻梗臣預開天妃口河以待一掘而通之四日而出南船四千二百艘于黃河運道盡矣臣是以有建天妃閘之議蓋今早運之期黃水正落由清江浦啓天妃閘順出黃河既無淺阻又免挑濬漕船魚貫直達清河運盡黃水盛發則閉天妃閘謝絕黃水彼河雖善淤安所假道而犯及清江浦哉黃水一落又啓天妃閘以利商舶新河口勿濬可也勿用可也坐省年年淮

黃交會挑濬之憂足補陳瑄之所未備此

祖宗之法所當議補者二也由黃河入閘河爲茶城出臨清板閘七百餘里舊有七十二淺自創開新河汶流平衍地勢無復高下相懸七十淺悉爲通渠斯萬世之利也唯茶黃交會之間運盛之時正值黃河水落之候高下不相接則相失而相傾是以有茶城黃家閘之淺連年患之

祖宗時建有境山閘今自新河水平閘沒泥淖中幾丈餘棄不復用臣於茶城爲之西隄束水急衝而茶城不淺茶城之上爲之四活閘束水急衝而黃家閘不淺然非久計也臣是以有復境山閘之議境山閘上距黃家閘二十里下接茶城十里而基故在今特於故基之上累石而爲之工費可省七分之五夫此閘成則旣可以留黃家閘外二十里之上流又可以接茶城內十里之下流而又挾二十里之水勢衝十里之狹流蔑不勝矣何徒苦丁夫之挑濬運船之盤剝爲此

祖宗之法所當議復者三也是皆臣也便宜事行者也但念善始者不必善終若不仰仗

皇上威嚴垂諸令典則作者之志久而或湮述者之心遠而或怠將使臣今日之流涕者便後人之復流涕矣



請復淺船

事莫善於法

祖法莫病於因循今年之運既得以善其終明年之運又不可以不虔其始臣於三月二十二日艤舟黃家閘四月初三日移泊茶城初五日移入徐州憑艦而觀之則運卒如雲操舟如雨南風拂拂既得天時河流滔滔又得地利數千里糧運夜行無盜警又協人和快心暢意遠慮深懷未嘗不欣然仰歎

祖制之善又未嘗不蹙然痛悼今時之弊也敢根極爲皇上陳之夫

祖宗以四百萬之漕糧免近萬之淺船又令每船止約四百餘石僅半載焉既爲有餘之船又爲不盡之載豈不知滿載省舟之爲便而爲是經年造舟紛紛者以閘河故也夫七省之粟使盡涉江踰淮歷黃河則長江大河巨艦滿載奚不可者柰會通河因元之舊元人導汶入洸出濟寧分水焉而陽穀汶上東平之間地高於濟寧故南旺之間倒行而逆施之水淺膠舟卽運亦每舟十數石耳不足餉上都議海運開賈魯河而元人竟困於餉道

國朝雖因會通河之舊然不令汶水入洸出濟寧而導汶

西南注南旺南旺者運河之脊也又得全汶之利故每舟可運四百石然夏旱則汶流微又不敢過四百石特爲淺船之制其制底甚平而倉甚淺夫底平則入水不深倉淺則負載不滿又爲之限曰淺船用閘水不得過六拏六拏者三尺也

祖制之善何如哉而今變矣船漸少矣各省不務足淺船而務雇民船不務遵原運而務搭原運雇船有三害民船底尖入水深而易膠牽挽不前一害運官勒捐水脚携妻子泣告者種種矣累及民船二害一民船膠則干淺船皆阻閘漕不能速進三害此雇船之病河道也搭運有五害今年全運四百萬石江南糧多船少則搭三十石五十石甚至一百石彼倉淺去水甚近江河巨浪壓之即沉往往見生員一害以十卒而挽四百石猶懼不勝今挽五百石其艱苦若之何二害搭運重則淺船入水有至八拏以上者臣熟察之亡有六拏舊制矣是困河道也三害搭運多即幸不膠抵灣必遲安能早運四害抵灣遲必回空遲直守陳耳胡以待新運五害此搭運之病河道也今時之弊何如哉而今年竟利者適賴

皇上主持諸臣竭力或預大挑之法或灘坎河之口或括

山東之泉或發諸湖之水或察風色或俟泉流故茶城  
瀟溝魚春梁黃家閘上水諸淺深皆四尺至七尺天旱  
水枯之時幸不敗事然亦竭澤而漁非全筭也若不早  
圖此坐困之術耳而或者曰白糧以民長船運千石以  
上不苦獨奈何苦雇船搭運哉臣以爲長船之運甚遲  
每候六七月間秋水時至直以九月十月犯灣波不回  
空亡慮守陳明年又有長船雇矣豈若淺船有一回空  
則足一船之運有一阻陳則少一船之運者胡可一律  
語也伏乞

皇上敕下該部勿以目前之幸濟而忽遠圖勿循今時之  
弊端而廢

祖制務足四百萬之額船載四百萬之額糧盡復入水不  
過六竿之舊制令船力勝水力水力勝船力其雇船搭  
運坐困之弊一切痛革夫造船之費與沉溺之患孰多  
滯運之害與快運之利孰便

祖宗之法與今時之弊孰善伏惟

皇上留神則河道幸甚 國計幸甚

造船

管造運船大肆侵漁釘稀板薄欲船堅久不可得也十  
三把總徒寄空名剗剗尤甚指揮千斤百斤吏書皆肆

侵漁欲軍不窮不可得也把摠皆畫船運船乃破船欲米不涸爛不可得也把總船過牒撥運軍爲助運船漫不加意欲船不漂沉不可得也至京費又取于軍矣故免運多取糧長糧長多取細民民窮起而爲盜盜起必用兵用兵必費財故造船河堅把總須革軍士須行番休之法須差主事提督河路驗視船隻可也又差主事數員代把總管發運上納可也又聽三堂考察之科道糾彈之可也運軍例帶隨船器械每年過淮三堂教閱之常例賞軍銀就教閱時賞彼得實惠威武因之奮揚如此以習運軍皆精兵也奚至往年流賊劫掠焚燒之禍哉竊見河道通塞不常臨清德州去邊實近不可不講海運之法以防意外之虞也

漕河總叙

國朝黃河入運洪武元年河決曹州從雙河口入魚臺大將軍徐達開塌場口入於泗以通運時戴村未壩汶由坎河注海運阻故引河入塌場以濟之二十四年河決陽武東南由陳穎入淮而元故會通河悉淤永樂九年以濟寧同知潘叔正言命尚書宋禮役丁夫一十六萬五千濬會通河乃開新河自汶上縣袁家口左陟二十里至壽昌之沙灣接舊河九閱月而成侍郎金純從汴

城金龍口下達場場口經二洪南入淮漕事定爲罷海  
運正統十三年河決滌陽衝張秋尚書石璞侍郎王永  
和都御史王文相繼塞之弗績景泰四年都御史孫有  
貞役丁夫五萬八千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塞之凡十  
有八月而成弘治三年河決原武支流爲三一決封丘  
金龍口漫祥符下漕濮衝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  
一汜濫儀封考成歸德入于宿以布政使徐恪言命侍  
卽白昂役丁夫二十五萬塞之弘治五年復決金龍口  
潰黃陵岡再犯張秋侍郎陳政治之弗績六年訛言沸  
騰有云河不可治宜復海運有云陸運雖費餉事亦辦  
朝議弗之是也乃命都御史劉大夏平江伯陳銳役丁  
夫十三萬有奇一濬蘇家渡口開新河道水南行由中  
牟至潁川東入于淮一濬四府管淤河由陳畱至歸德  
分爲二派一由宿遷小河口入淮一由亳州渦河入淮  
分土命工始塞張秋二年告成自是河南歲計河工矣  
正德四年河東決曹縣楊家口趨沛縣之飛雲橋入運  
患之工部侍郎崔巖役丁夫四萬二千有奇塞垂成暴  
漲之潰巖以憂去侍郎李鏜代之四月弗績盜起而罷  
七年都御史劉愷築大堤自魏家灣至雙堦集亘八十  
餘里都御史趙璜又堤三十里績之嘉靖六年河決曹

單城武楊家口梁靖口吳士舉莊衝鷄鳴臺七年淤廟  
道口三十里都御史盛應期開趙皮寨白河諸支流殺  
水勢後丁夫五萬八千三月而成乃議開夏村新河後  
夫九萬八千閱月

朝議不一罷之八年飛雲橋之水北徙魚臺谷亭舟行聞  
百九年由單縣侯家林決塌場口衝谷亭十一年十二  
年水境不耗十三年廟道口淤都御史劉天和後丁夫  
一十四萬三千九百九十四濬之四月始成而忽由趙  
皮寨向亳泗俄驟溢而東回梁靖口漸奔全河口東出  
谷亭之流遂絕運河淤二洪阻涸秋久忽自河南夏邑

縣大丘四村諸集攻關數口轉向東北流經蕭縣城之  
南仍出徐州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寨俄塞十九年決  
野鷄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二洪大涸兵部侍郎王以  
旂開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洪濟後丁夫七萬有  
奇八月而成尋淤二十六年決曹縣衝亭運河不淤三  
十二年決房村約淤三十里都御史曾鈞後丁夫五萬  
六千有奇濬之二月而成三十七年新集淤七月忽向  
東北衝成大河而新集河由曹縣循夏邑丁家道司家  
道出蕭縣薊門由小浮橋入洪七月淤凡二百五十餘  
里趨東北走段家口析爲六股曰大溜溝小溜溝秦溝

濁河胭脂溝飛雲橋俱由運河至徐洪又分一股由碭  
 山堅城集下郭貫樓又析五小股為龍溝母河梁樓溝  
 楊氏溝胡店溝亦由小浮橋會徐洪河分為十一流遂  
 不淤然分多則水力弱水力弱則并淤之幾也四十年  
 七月河果大淤郭貫樓淤平全河逆行自沙河至徐州  
 俱入北股至漕縣崇朴集而下北向分二股內南之一  
 遠漕縣戚山徐州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州北一遠豐縣  
 羣山北又分二股南之一自羣山東馬村集漫入秦溝  
 接大小涵溝之濫入運河達徐北一大股自羣山向東  
 北由三教堂出為雲橋而又分十三股或橫截或逆流

入漕河至胡陵城口漫散胡坡達徐徐沙河至二洪浩渺  
 無際而河變極矣八月少保尚書朱衡乃請開盛應期  
 新河濬流留城舊河同都御史潘季馴開新河自南陽  
 達留城一百四十一里有奇濬舊河自留城達境山五  
 十三里有奇後丁夫九萬一千八閱月而成七月河復  
 決沛縣衝運河而運河亦由胡陵城口入湖坡九月馬  
 家橋堤成水始南趨秦溝冬沛流遂斷隆慶元年正月  
 河南衝濁河雞爪溝入洪二年專由秦溝入河而河南  
 北諸支河悉併秦溝三年四年河大漲徐州上下悉為  
 巨浸舟行梁山之麓而茶城至呂梁兩岸為山所束不

得下又不得決五年乃自雙溝而下北決由房口曹房  
口青羊口南決關家口曲頭集口馬家淺口閻張家擺  
渡口王家口房家口白浪淺口凡十一口枝流既散幹  
流遂微乃淤自匙頭灣八十里而河變又極矣議者欲  
棄幹河而行舟於曲頭集大枝間冬初水落則幹已平  
沙而枝復阻淺損漕舟千有奇則又議棄黃河運而膠  
河加河海運紛沓焉莫可歸一都御史潘季馴乃役丁  
夫五萬開匙頭灣僅僅一溝遂塞十一口併衝溝溝大  
疏導而八十里之故道漸復明年議大堤兩岸北堤起  
磨濟溝迄邳州之直河南堤起離林館迄宿遷之小河

口六年二月少保尚書朱衡兵部侍郎等具奏不至悉罷  
加之議而一意事徐邳河役丁夫五萬有奇分工畫地  
而築之夏四月兩堤成各延袤三百七十里始列舖布  
夫議脩如河南山東黃河例河乃安運通萬曆元年運  
又大通議始定夫黃河有幹有枝嘉靖四十四年以前  
析十一枝上流而復歸於徐州之幹河故幹通而枝淤  
隆慶五年以前析十一枝上決而不歸於邳州之幹河  
故枝通而幹淤若植木焉枝榮則幹瘁幹榮則枝瘁與  
其瘁幹孰若瘁枝治河者與其枝通孰若幹通故黃河  
合流防守爲難然運之利也



國家全藉河運往事鏡之何嘗一年廢脩守哉或者欲分  
河以苟免脩守之勞而不欲事堤以圖永餉道之利又  
不虞河分之易淤隄廢之易決其未達

祖宗之所以事河與河之所以利運者余故備著于篇夫

籍者採擇焉

